





己丑十月六日洪復魚三讓來價七小

羅德安先生文集卷一

德安府同知泰

和羅子理著

二十餘歲

來孫 統

嗣孫夢禹編次

嗣孫文卿謹錄

記

竹屋記

九洲為仙槎勝地。洲濱江饒沙石。夾江皆沃壤地。寡隙鮮木。東距洲十里許。山富竹如織。遠近資用焉。利川鄒尹避地。于是洲居隘無以容。遂買竹葺屋兩間。

先生文集卷一

一

講弘巨列

不煩斧斤鑿枘之具。齧斲雕鏤之巧。編茅以代陶瓦。織葦以當衡門。費廉工簡而事易集。其幽勝清爽。堅牢樸素。足以蔽風雨之震凌。隔烟埃之變滅。是宜講肄燕息。而願神適性於斯也。今年夏予客西塾。劉君子高。歐君日新。俱以去亂來是鄉。相去復甚近。日與尹若姪相往還。上下或談論經史。或酌酒賦詩。招匡山之白雲。挹秀江之清流。以寄傲當世。亦艱難中絕無而僅有也。一日劉君為予曰。某嘗為孫氏賦竹屋矣。今居此有日。子烏得無言。予聞昔王禹偁刺黃州。為竹樓。未獨侈一時。將觀能使後世忻慕者。由人使



然也。尹是竹屋。固不敢與之爭高。然清風直節。凌厲絕俗。求無愧於古人者。非吾黨事乎。夫天地如蘧廬。日月如傳舍。人生寓是間。能不泯泯與草木同朽腐。而垂休竹帛者。真大丈夫也。大江而南。兵燹歷紀。雄藩巨鎮。雲構翬飛。若蜂房。若鱗次。莽為丘墟。較輕重於今昔。曾不資慨歎於一再。又曷若不侈材。不眩飾。特立自固。如是屋也哉。鄰君以孝廉尹興山。譽著荆湘。二君以經明行修。貢於鄉。尹姪字孟性。盛年善學。有志先烈。而弗克玉顯于盛世。抑天將堅其操。以自見。老其材而晚用。殆未可知。要不與盛衰易節者。同歸於朽腐也。嗚呼。竹樓固以禹稱而重矣。是屋也。安知不藉諸君之重。而使後世亦忻慕耶。遂為之記。

畊雨記

秉所務莫良於徵時。稽其所為務為至庶。溢于兩間。猶蠶絲可既乎。所秉各不侔。然皆有於時需。其至無過不及焉。益如懋則所秉之務。庶乎其集矣。時不可求於豫。少怠則後矣。皆弗良於徵而爽且乖也。雖勞於所徵。而欲其無不集者。不幾於誣乎。通於為務者。於本必加敦。務其本而敦之。彼嗜末欲祛而奪焉。詎易與哉。古先民不敢薄於耕者。稱於佳牒。足法於天。

下後世者。若樹藝。若斂穫。以所徵之時。無弗良。不使
少有睽忒。而愧所力於本也。故農功告成。時云隙暇。
爰輯于茅。爰理錢鑄。庸需靈雨。其零陽氣。亨奮則駕。
牛秉耒。有事于皋。矧天無屯膏。雨我公田。既霑既足。
遂及我私。烏敢自逸。故戾于時。而召譴於天乎。於是
載播載植。益薙益蓐。毋使類稼者。以亂吾苗也。功若
勞而裕。獲加倍。奚過焉。彼怠於食力。時云至。而罷之。
資用者。弗備。雨既濡。而功所當施者。弗勤。卒而播焉。
卒而植焉。根莠日滋。嘉穀玆苗。其不餒且病。蓋寡矣。
清江饒九成。才贍而優於律學。典簿書于秦府。護衛
中軍。有祿食而慕耕。示不捐本。而施於末務也。屬善
篆者。書之曰耕雨。丐文以張之。世際雍熙。雨暘時若。
九成資毫為耒。而田于楮。時沐王澤。以耕時云盛矣。
其所徵烏可謂弗良乎。第去莠如嫉惡。樹稼如宥善。
有敢亂苗者。宜力芟而罄其類。俾苗之良者。咸自生
育。是能覃王之澤。均被于善。而惡者不敢少芽。蘖於
其間矣。雖不躬稼。以食其力。詎可無實。以副所謂耕
雨者哉。九成其勗諸。

大素山房記

固始於淮為名縣。去縣僅百里。山竄得名曰大素。淮

汝二水。經北注。匯馳如奔駛。羣峯後峙。若列屏。聯嵐含輝。縈丹萃碧。爛然而綺。張雜然而繡。錯晰夕明晦。萬狀千態。靡克殫其勝。少南有理蛇塚。孫爻敖所瘞也。距西北。不三舍。為光山。司馬溫公實生焉。大素峻凌玄虛。深廣礪礪。視安陽華陽八公。金剛臺猶培塿。施氏世居于山下。施於固始。為著姓。曰霖。字季遠。施氏之翹楚也。蚤歲從龔有孚先生游。先生以進士貢于鄉學。最博才。極敏富。濡毫展楮。不構思。立就萬言。較昔稱於倚馬者。非誣也。名大顯於先代。執經立館下者。袂聯踵接。可偃數。先生獨異視。季遠為忘年交。

季遠得其學歸。結廬于山中。題其廬曰大素山房。日夕加勵於誦習。自六經子若史。下逮醫卜百家之書。靡不讀。思學少於先生。非博也。才亞於先生。非富也。賦詩為文章。弗侔於先生。非雅正也。益大肆力。靡少懈。無何以學徵。官于州省。官于部。于樞要。具有治績。今居長安。念山房猶首丘。歿于兵。誓將重營。歸老焉。以予嗜古學。俾記之。大素得名不可考。意大塊擎拊。文與理昭示於穹壤。大素峻而尊。潔而粹。環淮東西。山以萬億計。皆弗克與侔。並譬宗源而派分者。可同語哉。以是知大素之靈。集於人。必度越尋常。若爻敖。

歸葬汝母。稱家有無。無廢禮。往還數千里。道里之費。予無資遺焉。予慕龐德公之為人。矯俗弊以安遺子孫。予書遺安二字以遺汝。求鳴於文者。誌予素汝歸。顏于堂。昕夕視之。思自勵。以副予所遺。予不欲俾汝蹈於愚。蹈於侈。蹈殆而辱。克食力。不怠于學。誠安矣。奚以厚蓄浮榮為哉。志未就。尋以疾卒。矩不敢替父命。來徵文。述其槩。嗚呼。先生以庶介。考終于官。驗於學。靡少愧矣。擇可遺其子。子安於食。貧力學。以承先生之遺。克守焉。克傳焉。克久而垂無窮焉。若太康若無逸。詎必能加察以自懋。不復言之。諄復也。

中和堂記

張元理二子。長曰中。次曰和。皆原理名之。讀儒書。復從良醫師。學倉公扁鵲之術。原理揭二子之名。顏于堂。俾昕夕見之。思用實以副其名。原理可謂善於教子矣。張於南豐為著姓。世業儒。以學鳴者代不乏人。原理克世其業。用當道言薦于朝。授官為藍田簿。懼二子怠於學。愧其所命名。微予文記之。重加勉焉。理出於天賦。予無加損中矣。偏倚過不及。奚有哉。聖知。駕愚。賤貧。責富有不齊者。稟受異氣。濁與清薄與厚耳。抑分定乎。不戾於和。聖知固能之。駕愚可幾及。

哉。若貴富若賤貧於分者亦可企而躋其域乎。衛生無二道一耳。凡人有生同於天地。理與氣天地賦予耳。風雨燠寒天也。飽餒勞逸人為也。攝調有不慎節。宣有不時。能不致疾者鮮矣。精於醫者。候其脉理。察其實虛。補瀉下吐治法也。療之可不謹乎。剛和濕燥藥性也。用之可不審乎。過者抑之。不及者扶助之。使不愆於和。庶可幾於中矣。苟昧其表裏。不明其實與虛。藥之非其劑。治之非其法。倚一偏以自恃。求無天闕。非命而殞者亦難矣。予未識二子。識原理知其子矣。原理篤厚人也。用法求於中。導民歸於和。官藍田。

噴噴有政聲。嘗曰。醫有相道。國家治平。猶未瘵於疾。而安於寢處也。二子必能守父訓。精倉公扁鵲之術。無負於聖人之學。有愧於命名。他日有稱醫師之良於江右者。必張氏二子也。

斗春齋記

有容莫加於天地。天地司覆載。巨曷與侔。昭有容也。惟有容。故四序圉焉。寇時為首稱。曰春播泰和。溢彼無垠。羣彙叨其煦育。發生可數計。可槩量而喻之哉。故大逾連抱。微侔粒粟。細大修短。不齊焉。春悉充周之。不使少有餘不足。疇克測而專有乎。王宗顯氏予。

同里故家子。世業儒。宗顯極力學。喜賦詩。為文章。洪武十六年。徵赴京師。俾職教于狄道。邑庠。狄道。迺附臨洮。為屬邑。臨洮。邈居西陸地極寒。宗顯築斗室。深廣適均。四時猶春。溫昭其顏。曰斗春。予去鄉二十年。去冬會宗顯於長安。徵言誌其槩耳。其詞溫如也。挹其氣充如也。與物無少忤。益如也。溫乎若春。充乎若春。益乎惟和。咸若春。若然以斗春名其齋。宜少副矣。宗顯職師。傳訓迪諸生。當春服既成。領冠者未冠者。詠歌聖化。游於聖人之門。煦之育之。薰陶之。俾小大勿壞。咸遂其生。以才著稱。俟需用於廟堂。解帶食太倉之粟。擔石拂雲。侈斗升足算乎。要在中克有容。廓乎侔天地。庶能與物皆春焉。否則心益狹。量益隘。乖氣乘之。求無愧於斗春亦難矣。

形影軒記

洪武十七年十有一月甲子朔日長至。曦馭戒馳。平在翔易。河海晏清。天地寧謐。有曰括蒼高士者。道經陽谷。憇于嵎夷。運昭休明文恬武熙。於是延矚璇霄。頤形自媚。念清泚所賦。既集厥躬。而浩乎其中。若有所契也。乃詔形勉之曰。形吾固有。吾匪尔私。形色天性。敢弗踐之。俟有類于形者。偶形而附。冠履服飾。僞

著后土高士始而驚中而愕又終而訝之潛且詰曰
有形唯肖天寔賦諸血肉百骸尔奚有歟予生三禩
罹父大故狹提糞糞時汝奚寓又十三載予母沒焉
形既深墨尔弗形憐彼察察求知於明者予寧甘心
韜匿而從昧予思尔之出沒顯晦靡有其恒能不於
予而增形之累也世際隆盛尔胡弗休尔無底滯固
為贅疣言未既高士益倦且疲天然而卧於林下羣
籟弗鳴詡詡然不知身世之溺於寤寐也亡何有馭
鶴而過林下者謂高士曰子前責而斥之者寔子之
影也影依形有矣容譴呵對待可徵弗喻柰何子昔
幼孤形孰與偶唯影從焉子亦時觀手足蹈舞影緣
形勞娑娑踰躑臨照曷逃迨子太肆力於進脩食息
晷刻未嘗少廢於佑畢晝或負日影弗子違夜或燭
之微影誰恤既而西涉越水東涉吳山疇為後先能
保其完緣顯而著由晦而匿顯晦後違影奚能必今
子年歲云邁旅食于秦意必有惡影者間於左右而
俾之勿相親也凡圍對待理詎可偏陰陽互乘寒暑
代遷影萬不倖貴倖於類矧形與影可捐而棄子以
子子之形舍乎影亦將奚從宜自今至于老死要不
以間者之言而叛乎始終也高士恍然而覺憮然而

悟為予道其詳。俾書于軒中。誌其歲月。遂頽之。目形影。高士姓某。字志祥。表形影者。以示其素云。

書屋記

嗜蓄書者。稱往古代有人焉。求肆力探討。教實踐。不崇空者。殆不多見。聖人之道。備載六經。三代之下。世一降而春秋。再降而戰國。又再降而秦。而漢。煨燼。盡觴之餘。六經殘缺。道或幾於熄矣。韓文公奮興。有唐首倡聖學於數千載之下。惜無豪傑見者。資之暫明。而復晦。可勝悼哉。至宋濂洛諸先生。先後輩出。輯聖經。墜逸。紹道學於不傳。俾學者知所師尚。務實去華。

德安羅先生文集

十

有功仕聖先哲。詎云小補。慈溪吳道延之父。他無所嗜。惟購書。擇師。教子。且誠道延曰。某無以遺子孫。惟詩書之澤。足裕後而傳永。汝宜加勉於誦讀。無少廢。殆庶幾乎。父歿。道延謂孝莫大於承先志。家有無非。所計。竭所有。資博購。羣書。視父所蓄者。益加多。爰築室以貯之。扁之曰書屋。無何。道延以辟召。赴陝西。都司掾。案牘填委。費理暇。則事佔畢於父師之訓。食息畧刻。無敢替。尤加飭於行誼。人皆曰。孝哉。道延也。間來徵言。以述其名。屋之槩。予謂經以載道。道者先行。實而後文。藝于史百家。皆羽翼六經。而著明夫道者。

也。書可不蓄乎。蓄書者貴知道。以尊經。豈直言語文字哉。彼拘拘於循數涉獵。苟且求幾於知道。亦難矣。今道延克承父志。且不忘明師傳之訓。是學有端緒。譬揚舲鼓枻。順流馭風。又得檀操舟者。端其所趨。弗造海弗止也。道延其懋勗諸。

終南別業記

馬文德謫耕於武功之周村山。先後聯絡起伏。類蜿蜒。築室濱於河深廣不逾丈。扁之曰終南別業。昭所寓也。文德四明人。美丰度。步趨進退無爽儀。賦詩為文章。極有風致。不苟為陳腐語。亶亶善談論。聆之者

德安羅先妻集卷一

十一

輒忘倦。少任陝高節槩。不拘細行。志在四方。兵興縱觀中原。由梁入齊。道經趙。至于燕。薦紳諸先達。皆折輩行。與為交。經年寓兵間。一旦脫去。為吳可肥道。遂謝絕世事。隸舊業。若將終焉。當道聞其名。進於

朝。日侍書于

上。上器之。擢知無為州事。不三年。陞同知府事。于陝州。再陞知府。遷于岳。尋坐事去官。發齊東。轉徙陝右。文德力耕鑿。擇便地以廣畜牧。暇則開軒臨流。歌詠聖化。以自老。時延晚終南。顧瞻別業。曰。可無述。以托不朽。以予故。故徵文記之。文德豪俊士。識達道理。異

尋常齷齪者年幾五十天下之迹過半矣之梁之齋之趙之燕所次皆別業不家食可計矣獨周村隅地尋丈鄙屋哉蓋以終南非舊鄉別業非先廬捐棗梓棄墳墓母老違距數千里為人子獨不動心遽亡首丘之念乎世之大夫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有愧楊侯多矣文德志在此不在彼也天或閔其衷俾歸終養以卒餘年則予所記當取徵於他日

游藝軒記

象山隸四明為屬縣縣邑最幽勝潘士名世居縣之東為著姓士名由邑庠陞國學國學搢紳諸先生擇子弟之尤良者為諸生長事無巨細悉委之士名居一焉日夕領羣子弟立館下授先師稱說諸經籍作為文章以著其所業暇則玩游六藝及試劔馳馬角觝之戲靡不習上時一借召以備使令鮮有弗稱旨者洪武十二年士名以疾得告還其鄉即所居東構一別室扁之曰游藝軒里徐原瑾尹塾屋之明年迎母就養潘與徐為世媾士名奉令母偕來予獲論交焉士名以予敦古道請文記之夫以藝著稱往古代有其人若羿之射遠之丸旭之於書師曠之於音是皆精於藝者著在方冊求行無纖疵玩適軌於中

道者可僂數。士名居國學。豈一朝夕。其於名師傳之訓。往聖先哲之善行。聞之熟。服之爛。然矣。先正有曰。先學行而後文藝。予以士名聰悟過人。懇其相近習。而行弗加。焉嗜末捐本。以一方藝。微譽於一時。夫其序弗較其重輕。俾若遼若羿。若旭若師曠。藝雖精。奚足尚哉。故記一言於座右。為士名勸。士名必加審而自擇焉。

梅隱記

徐君晞禹。鄭之孝感人。也。雅好梅。嘗治別業。樹梅數十株。日哦詩於其下。超然無塵俗氣。因自號曰梅隱。當道者聞其名。薦居詞苑。君時以娟潔之姿。孤介之行。凌厲之操。清脩之學。為搢紳所加禮。或謂枉其材。調貳劇邑。果能奉法。而子惠于民。不期年而報政大。府嘉其能。凡屬邑。踰稱難治者。俾君攝其事。旬月之間。事集而民服。其化由是能聲聞于遠近。穹貴達宦。益器重焉。每當公餘。輒思隱於梅。以自適。有不可得。爰命善畫者。繪為圖。時一披玩。具在目前。於心未能屬饜。於是翰林諸先生。與一時魁彥。暨方外之士。鳴於詩文者。咸歌詠其事。其於古先賢哲。或寄情於草木。或託隱于山林。關于當時著之簡冊。以垂將來者。

靡不搜撫比擬以紓其所慕允可尚矣或者泥其跡而訝曰徐君宦遊四方足跡半天下未嘗一日家食也無戾隱乎解之者曰隱者長往而不返仕者徇祿而不止俱失其中夫人少而學壯而仕既老而名遂身退詎云不可乎必果於忘世偶木石友麋鹿而後為高執洪武五年夏予以官之鄭經孝感再徐君之名而未之識也今年春予謫居膠東適徐君任宣課廼獲論交一日出諸名公所贈詩若文以示予屬記予嘗服命稽田嘗覽孝感之名勝白雲董湖蜿蜒秀潤英靈無少貶也故家喬木勃鬱暢遂生意未嘗息也氣運之消長人事之盛衰星離蓬轉城是人非向來文物冠蓋之盛如徐君者百無一二今天子下詔優老年七十者令致仕君年幾七袞袂滿有日將還於舊鄉葺尔室廬封尔故植日招耆碩觴詠于梅下以自老則昭代絕無而僅有者也至若葺理之始終廢興之先後當別有特筆記具歲月焉

水泉亭記

雍州之西有縣曰永壽當東西之衝驛傳交馳無虛日四山環于縣山高下騰躍若奔馬也鮮夷曠居民散處如晨星水苦而易涸民艱於汲飲飲之者多弗

利劉伯符廬陵儒家子以明經登甲科者世稱劉氏
焉伯符承先訓為茂彥以名聞于當道當道者舉貢
于天官天官第其明經膺

上薦擢貳于永壽蒞政不旬日即召父老至庭下俾
擇民之迹附于縣者徙縣西偏五屬十連夾驛道而
居貨買遷以便往還未幾翕然成邑民咸服其政水
苦病乎民伯符曰朝莫所急者惟水與火民苦於水
飲可不擇地鑿井以利民汲迺去城東北僅二里得
一石竇中混混而出娟潔不羶酌而飲之味甘而冽
寒浸洽于肌骨曰旨哉是泉也舍是 he 求哉俾民往
汲之民昕夕給所需於泉無加損既飲而甘之私相
謂曰予飲是泉也爽然而清釋然而怡豁然淪浹而
昭蘇非貳令之澤乎伯符遂作亭於泉上名曰冰泉
亭屬予為之記吁異哉天造地設也水出於地中苟
非有本其涸可立待澤烏能周乎民古今泉以名著
往牒者不可縷數曰廉曰貪曰益曰愚美惡雖不侔
泉固無異也抑泉自取乎其因人而名之伯符今以
冰名乎泉又絕無而僅見者傳曰冰生於水冰寒於
水又有以操比冰蘖者夫豈徒名哉霄壤間水為家
清泉又水之清者冰固生於泉水又清之至者今伯

符蓋仕於永壽律已以庶惠民以澤是宜託冰泉以
自喻豈卑汙尋常者敢希其萬一吾見其不啻晝夜
又足沾溉於將來俾後之守官登是亭者知其名亭
非虛譽而有所以興起焉

凌雲軒記

昔司馬相如以詞賦名于漢漢武帝讀其賦曰飄飄
然有凌雲之氣蓋取其思致不凡詞氣高邁也仙槎
居泰和之東有勝地曰桃源蕭氏世家焉蕭氏桃源
為著姓安政又蕭氏之傑然也其先嘗植樟樹於庭
垂百餘年而奕葉孫枝秀發茂衍凌厲高出上千烟
霄安政乃構室於其下日延攬縉紳讀書賦詩遂扁
之曰凌雲軒以其先世之澤施於後昆及於生植昭
于日星著於雲漢此孝子仁人之心油然而不可泯
者予聞古人望雲而思親安政之名軒其必重於此
而於漢武所稱賞者則蕪慕焉夫軒棲息之地也雲
變化叵測也今安政嗜學能賦勉慕古人其氣浩乎
不可抑遏將見從龍變化以其所學聞於當時評無
知者稱賞而俾司馬於漢不得專美於前若先世之
植久而弥茂同一不朽也

耐軒記

羅氏先廬自庚子毀于兵燹各散徙異處叔寬則父
癸卯避兵家于贛乙巳夏始來歸泰和卜居於城西
爰即東偏之室以為燕休之居前闢隙地列樹嘉植
因其堅樸靚深高明弘敞遂自扁之曰耐軒以姪性
嗜古學俾記之且告性曰某託軒以名耐示某之耐
也某自孩童時偶羣幼無忤言及壯處心行已無惡
勞無厭劇事親順長無怠乎敬愛睦宗取友無廢乎
信義處里鄰以歡御下人以誠雖益久而無少衰逮
遠涉四方交達官友素封貴不能奪利不能移疏數
不能為吾之忻戚故能全交無變乎初終視令色好
辭微榮苟利襲其勢以資威福恣情快意固比於膠
漆弗如也少弗遂所欲朝合夕睽若風休若瓦解求
於耐何有焉喪亂且歷紀脫危急於席口者數矣昨
之顛意得遭禍卒大兵四至復竄匿窮荒微天地祖
宗之靈神不瘁於饑寒軀不瘡乎瘴癘心思不亂於
貧困不懾于暴悍幸完室生還問死吊生存者無幾
貴或移於賤而夫節戾行者有之富或移於貧而辱
已喪家者有之顧某無名世之材無赫赫之譽自幼
而壯壯而老五十稊猶一日無他道焉耐故也性闢
之入之耐以德不以形物之耐以質不以類松同於

木而耐乎木石出於土而耐乎土其蘖而不夭拱而不傷材具棟梁歷四時貫霜雪根深未茂而不折不拔本耐也若跨巖谷駕河梁震之以雷霆激之以湍瀨亘古今越寒暑頑然而不移塊然而無所貶質耐也其視葩花之榮悴沙礫之飛揚曾不耐於剝刺而埃滅漸盡矣矧人於物以血肉之軀事勞乎中憂感乎形能不戕賊于私智外誘以永天命而與木石同耐者固為鮮彼木石者初無思慮所嬰猶或不能免於斧斤之相尋鞭赭之相遭而淪至於朽腐破壞也然人非物比也其能耐於物者貴乎德苟德無徵雖耐同於木若石矣取焉叔前所告者皆德也固足澤乎身裕乎後而不愧於人人則超乎物而獨耐穹壤者其不在斯乎其不在斯乎

方寸齋記

象山徐原遜學不務外焉於內脩賦性使然也以富茂之年粹美之質選補為郡庠生未幾陞補于國學晨誦莫歌學大加進不數月奉旨分教于山西之孝義縣訓迪有方敦學無替即舍館之東構一小室四傍上下深曠不逾數丈昭其顏曰方寸齋一時薦紳大夫士以詩文鳴于時者咸為頌其實且盈珠矣洪

武十年詔還京師為當道者所罷使克副荷託權尹
于塾屋間來請曰予去孝義四三年足跡半天下起
卧飲食無晷刻不在乎方寸予將揭其名於公署退
休之所示不忘也子無靳一言以勵吾志吁原瑾之
於學可謂知所本矣方寸喻至小也入其室虛乎有
容潔乎無雜左圖右書渾其朴素措鴻化不見其盈
納纖芬未云其胸若雕楹飾棟丹雘塗墜潭潭奕奕
鱗次翬飛塵壙集于前羣蠹賊于內曾不旋踵而棟
抗屋壞其眇方寸齋者烏可與度長絜大哉今原瑾
有民社之寄視寡僅閱月政聲藉藉聞于人所當加

勉者固其所操慎其所履徹乘綢繆震凌弗驚充是
而登靈臺侍天君昭治於隆平固民於矩度皆由吾
方寸推也較彼所存為子孫計者恢恢乎有餘地矣
是為之記

光霽堂記

道侔於天晷刻不可晦晦則昏昏焉成昧其所之求
其光昭四表開霽無不白於天下後世可得乎子周
子濂溪先生秉豪傑卓異之見當宋德隆盛憫道湮
且晦亦加究心於六籍俾聖人之道光侔日星照耀
編簡譬昏氣四除晷焉而霽其有功於往聖來學不

亦侈乎。黃公庭堅有得於先生，謂其襟度若光風，若
霽月，千萬世稱為美談。豈過譽哉。秦府鎮軍楊侯，字
誠明，滁人也。前中書郎中，文素侯父也。當草昧之初，
與今太師韓國公並綜簿署佐。聖明戡定海宇，籌
畫翊贊功不在諸將下。天既侈其材，弗獲竟用以疾
殞于位。惜哉！能使名與勛有光史冊，祛其昧，猶日霽
升，亦榮矣。侯賦性明敏，以世澤襲階武職，荐膺春隆。
備王宿衛，夙夜寅畏，祇承天休，矧世際大明，文明符
運，東西朔南，漸被攸暨，靡不囿於聲教。侯嗜學喜談
古先聖哲之道，恥為章句儒，泥於循守而昧於聞見
也。遂大肆力於書詩，願義理微密，如蠶絲，如牛毛，詎
能無晦焉。求欲白之，非徵諸濂洛諸先生，弗白也。益
慕豔希踪之，迺揭光霽名其堂，以志所素，而徵予文
以記之。吁！侯職隸武階，釋堅韜銳，資禮樂以陶其情，
其於學亦可謂光明俊偉矣。第自艾責加懋，少怠焉，
則於道晦矣。若致養若加察，功不可偏替，俾中不暴
而和如光風，外不昧而潔如霽月，學益充而道積，厥
躬無愧於實踐。挹聖賢道德之光，以承前人之光，使
不過佚少加晦，則煥乎光霽，永有耀于天地于簡冊，
庶不誣於名堂矣。

蓬隱記

空同在章江之南山峭拔。聯絡綿綿。亘數百里。伏廻奇
崛。狀類蜿蜒。土地最饒沃。琅玕紫芝。赤箭青精。皆扶
輿淑氣。所鍾。邃深處。尤極佳勝。有果然。逸名者。目空
同。即蓬萊在人間。奚必求之天上耶。趙文友。章江人。
高世士也。質茂而行端。性慈而誼篤。住空同廿年。野
服葛巾。左筮右鶴。飄然若神仙中人。日讀老子書。尤
究心於靜明學。靜明尊旌陽呂宗施。教本於忠孝法。
不妄傳。傳必得人。去旌陽數百里。劉天游者。號稱得
靜明傳。隱于金精山。文友往師之。歷年久。盡得其法。
之秘。歸則教大行于世。凡疢疫殄崇。用正箴邪。靡不
驗者。當代播紳先生。嘉文友善學不凡。書蓬隱二字
以遺之。文友因以為別字。洪武十四年。朝廷需材。
圖治縣邑。長以文友貢。擢授長安令。長安邑劇事繁。
稱難理。文友至。馭民無他道。惟教以孝且忠。不數月。
民知事上不可欺。奉親不敢薄。翕然以治。稱最他邑。
然於蓬隱不能忘于懷。徵予文以記之。長安即赤縣。
親王建國在焉。層構邃宇。若登瀛。若丹嶠。皆可縱觀。
又烏知蓬隱不在是耶。今文友善行。既及民而成治。
將見帝太清者。必眷其治行。俾移神州。領民社之寄。

其巨艷若豹闕鳳闕又非長安赤縣者比是蓬隱又
將求之於神州泥空同章江而求之則狹矣是記畧
述文友出處之槩以釋其懷思且為他日取徵云

蘭雪軒記

卉植名最繁穎盈穹壤可數計乎賦受有貴不能以
自喻喻其可貴而貴之在人。人固靈於物也。能貴物
之可貴斯無愧於為物之靈矣。物之貴賁其德施麗
非所貴焉。牡丹名為富貴羣彙中之最美者也。李唐
時人貴之。貴其艷媚。足以悅情。且視目而豪家有力
者尤競置之。誇多而闢靡。是皆世俗所貴。非大丈夫
所貴也。蘭類草其質清其氣馨。德傳永而弥清。與芝
草並稱著之往牒。賢有德者比類。斯可貴而能貴之
者不多見。可憫哉。西安前衛鎮撫軍事董光長沙攸
縣人。用武立功。情尚清致。家嗜蘭。環軒盡植。蘭以自
媚。一夕寒陰。互凝。溫液久閱。雪大作。堦庭盡白。辭榮
斂秀者。泯泯。甘朽腐也。鎮軍起視之。獨蘭清鬱。弥茂
契所素。遂扁其軒曰蘭雪。伯年蔡先生與鎮軍交甚
善。為子誦其槩。屬記之。嗚呼。家難得者。天地清氣也。
人得之固難。物得之尤難也。蘭雪同一清也。氣同清
也。類同清也。清固可貴。而可貴在德焉。故蘭以馨德

貴雪以潔操貴惟德惟馨也。足垂芳。足聞遠。惟操惟
潔也。足勵俗。足瑞世。垂芳而聞遠。固可貴也。勵俗而
瑞世。尤可貴也。不知其貴者。能無愧於天地乎。無愧
於草木乎。鎮軍躬集清稟。能貴蘭雪。所可貴。度越尋
常遠矣。既揭其名。貴用副其實。德貴加修。俾芳傳奕
葉。操貴加勵。俾瑞著清時。大丈夫登其軒。曰賢哉鎮
軍也。君子哉鎮軍也。蘭與雪。所當貴。鎮軍之可貴於
蘭雪矣。少哉。

羅德安先生文集卷一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一

廿三

壬辰六月八夜

常氣矣。強斷其求。貴民。隨其質。誠貴。味。新。老。新。英。
并。草。木。乎。趁。軍。旅。其。前。葉。輝。貴。蘭。雪。西。可。貴。與。參。長。
器。也。以。下。貴。也。不。味。其。貴。葉。輝。為。野。沐。天。既。光。無。野。
紫。也。且。隨。谷。只。疑。也。毒。長。而。聞。遠。固。可。貴。也。風。於。而。
貴。雪。以。潔。操。貴。惟。德。惟。馨。也。足。垂。芳。足。聞。遠。惟。操。惟。

羅德安先生文集卷二

德安府同知泰和羅子理著

來孫 統

嗣孫夢禹編次

嗣孫學蘇謹錄

序

贈湖潭龍子兩序

里友曾士龍數過予言湖潭龍子兩者麟洲先生之
族孫也幼孤力學克自樹立常思弗能世其業思欲
走大人君子之門求正其所學廣其所聞見擴充其
所未至惜遭世孔艱雖益肆力於學恒憊然若不及
予甚憫其志而嘉其不倦焉願丐一言以攄其所慕
而相其進脩也嗟乎若子兩之用心亦可謂勤矣哉
凡物之相類者皆足以亂真也若燕石之於玉魚目
之於珠莠之於稼鄭聲之於雅樂皆質之相似聲之
相近不可不察非有卓異之見超然之識度能不為
所惑者鮮矣要必曰是燕石是魚目是莠是鄭聲蓋
物之異類聲之不正者也辨別之委棄之然後所寶
者為珠為玉所植者為嘉穀所聞者皆雅音也豈惟
物乎其於學也亦然若賊德而壞人心術者皆求異

於聖賢之學也。其欺世而盜名為害尤甚。必深抑而痛絕之。則學古之學斯可以企踵矣。夫古之為學者。貴於為己。不求知於人。其窮也。獨善而不為利誘。其達也。兼善而不為威屈。宜其輔世而範民。榮古而名今也。世益降。趨益下。薄於古學。溺於近習。或資筆墨以徼利達。或決性命以饜富貴。懷片善。抱尺能。釣名於一時。沽譽於一鄉者。皆是也。視服聖訓。守章句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抑予聞之。麟洲先生蚤歲造潯陽賦。琵琶亭詩。名動江右。遂大著其學於荆湘。一時搢紳大夫士。莫不宗之。既而與文衡司取舍。凡士之出于其門。而貢天府者。若文章。若政事。皆足以黼黻皇猷。羽儀邦家。至今為後學所稱頌。予未獲識子雨。因士龍頗恚其為學之槩。噫。為子雨者。苟能紹先生之學。而求無愧於古人之為學。吾知其必能寶世瑞。而諧雅調也。若物類之異。淫哇之變。眩世而駭俗者。豈能移其心。補其目。而薰惑其聽也哉。

袁安卧雪圖序

袁安洛陽人。夙尚節槩。性無他嗜。唯嗜書不倦。動已取足耳。洛陽得賢令。時方大雪。令按行至安第。道徑無行踪。令除雪入安室。室如磬懸。安凍卧欲僵。不廢

佔畢令問曰胡不出安曰方今靈大作民人多餓詎宜出干人令善其言舉為賢良女仕漢官至大司徒當安為司徒時廷議邊地取予利病不決卒定於安言其功業類此著之往牒不可一二數令以舉安附其名得不朽後之工於畫者繪圖四明徐原瑾尹塾屋之明年出其圖以示予屬題其首予謂安居貧嗜書僵卧不出名節士也在安固宜耳令按行造其第善安言而舉之令牀尋常者在令亦宜耳安不枉道求知於令令不取譽而私於安是皆得於遠然者惟得於適然故千百世之下頌而慕之者不衰使少加毫末故為之私其不獻議於後世者寡矣原瑾尹塾屋其賢無愧於洛陽之為令者第未知塾屋之士有賢如安者否乎有則尹必禮之禮之當不翅令之於安也又烏知其無得於適然者苟得於遠然盡不盡未可知俾安與令不得專美於前為士者詎可必其世之果無其人哉

送季叔之顛序

寬則性之季叔父也以泰和當江廣之衝凋喪之極武備弛儲蓄虛東南之所必爭征戰之所必會民無所恃賴今年春移家避地之顛以顛之將勇兵強賦

饒地險足以捍拒兇暴。寔禍於將來。迺概居于水之東。秋七月下仙槎。性獲一見。而弗克傾竭。別去。又三月來歸。太和省先塋。過王丘。訪仲叔父信。則於父病之餘。時性客九洲。聞之夜燭。火走山谷十里許。往拜焉。既見。懽甚。首詢長幼安否。及故舊存亡。與生事出處。休戚酒酣。繼茗飲。極談忘倦。就枕。逾宵分矣。翌日偕至九洲。訪利川鄒尹于別業。為竟日留。復別去。且圖南上。性重有感焉。嗟乎。當承平時。宗姓之親骨肉之誼。昕夕不違。慶吊不廢。篤天倫。服聖訓。至老死相守。望不去里。閑猶數晨夕者。何其幸耶。自世變以來。委親戚。棄墳墓。霆奔星散。烏竄鼠伏。脫一生於萬死之中。全闔室於多難之後。上不負宗祧之所托。下不乖妻孥之所仰。蓋千百中不一二見也。以故休咎不相聳。生死不相知。思一見以紓所慕。非旬月則以歲計者。要不足恠。然會也曾無畧刻之淹。而去也不啻星火之急。豈人情哉。時使之然耳。彼安土重遷。觸危蹈險。覲倖免以資富貴者。不可倖數。少遂所欲。反恩愛而仇讎。視仁義同土苴。則身殞家殘。宗夷族滅。非不幸也。宜也。世道乖綱。常數人心一變至此。其可悲也夫。其可悲也夫。抑性葦之聖人之去。曾遲遲者示

不忍去也。委父母之邦。溺異土之樂。若此者。豈叔之所
得已哉。故於是行也。不歌頌鼠之詩。而賦式微之
詩。蓋發於秉彜之衷。而識性離合之深感云。

贈三原丞聶從善赴考功序

徵言貴於擇。擇必求其博於舊者。則立言必不苟。
而徵之者。斯可無媿于知言矣。謹嚴軌於道。為至言。
若春容不迫。典實不誣。雅正麗則而不俚。皆言之善
者。有以羽翼夫道也。其或瞻者失於浮。滯者失於晦。
窳寡淺少者。失於苟簡。是皆不善於言。欲求幾於道。
蓋遠矣。道偕於六經。散見於百家。諸子註書者。皆有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二

五

見於道。故其言可傳。若於道無所見。欲立言傳世。以
聳永亦難矣。道奚庸於言哉。言者所以明夫道者也。
不假言以著之。喻之者固鮮。久而無晦焉。可必乎人
有善於已。不能以自言。必徵善於言者。以張之。俾善
可傳。庶不與尋常者均。沒於無聞也。合泚聶從善。蚤
歲讀儒書。少長讀律。凡古先名言。益大肆力。究心故
誦之。為尤習筮仕。來為三原丞。逋迯來集者。招徠之
力也。荒蕪加闢者。勸勉之力也。剽竊者。為良民。囂頌
者。齒善類。私相告曰。丞執法謹。慎無犯焉。丞律已嚴。
吾宜師法焉。或訝之。謂過矣。詢芻蕘。撫輿論。僉曰。佳

哉丞也。又曰賢哉丞也。無有異其詞者。然後知言之可徵。足以驗其行也。微于道路。芻蕘者且然矧微於士之有道者。詎肯阿其所好也哉。今從善赴考功。以言贈之者固多矣。求其善於言者不多見。予愧不能言。又且憎於道。故述輿論以壯其行。俾天官於言或有取徵焉。且異從善於嘉言。於謹論。罔少攸伏。宜悉陳於

上。則報功加顯。擢當又求之於言外可也。

贈地師胡從政序

平川胡從政氏。挾地理術。鳴東南者二十年。所至人

爭致之。葬必為人盡其術。不為有可憾者。以故聲譽嘖嘖。掛人齒頰。而士君子多之。予聿而未之識也。利川鄒尹以母喪。旅殯。遭世孔艱。欲卜歸土。而難其人。日詢地師之良者。莫不以胡君為首稱。迺撰書幣。走一介往候焉。時變起鄰壤。道為梗。第中尼其來。後三年始至。適予客鄒氏館。獲覲其面耳。其辭信所聞。所慕之。不過情也。胡君為人性尚質。不苟合。其於楊曾余廖之學。沙水龍穴之秘。備得其傳。故學博而趣闊。術精而識邁。暇則危坐竟日。未嘗術其能。其有過而質之者。輒祛其所蔽。無留難。若腰鼓百面。以破蟋蟀。

之鳴也。若庖丁解牛，中其肯綮，猶刃而析也。若長江大河，浩浩渾渾，沛然莫之能禦也。登山臨流，探賾索隱，必究蜿蜒盤礴之所起，扶輿元氣之所鍾，察陰陽辨休咎，然後指畫口授，以正向背，以決取舍，曰某也富，某也貴，某也賤，某也貧，猶燭照龜卜，必不齟齬，依違而易其許可也。近代之譚地理者，一則曰上牢，二則曰上牢，皆冒名失實，徼利肥身，味生死緩急之殊乖，吉凶趨避之理，以此而希亡沒，妄安子孫蒙澤，難矣哉。難矣哉。夫孝子仁人之愛親，靡不至其極，矧送終大事乎？相地擇師，亦分內事，然所遇非其人，所葬非其地，不幸之大者也。今鄒君以孝篤乎親，胡君以誠信諸友，殆季世不多見也。胡君之學，要非一丘一壑所能盡其蘊，不得束琴書挾杖履，相與陟崑崙之巔，登太行之頂，覩龍盤虜踞之雄，覽鴉飛鳳舞之勝，一吐胸中之奇，以見諸當代，聞諸人人，傳於天下後世，何其幸也。惜也。兵連禍結，川陸沸騰，譽不遠著，而懷瑜握瑾，晦養於深山密林之下，予固重為斯人惜。今於其歸也，特書此以贈，且冀天心悔禍，當得遐逐，騁覽以慰前所望於他日。

送金華李仲文序

金華李仲文授教諭。居武功之二年。以父憂去職。予聞訃出吊於仲文。仲文斬馬衰絰中。哭泣失聲。哀毀逾禮。泣且告予曰。父年八袞。某去親道遠。弗克迎至。以就祿養。今不幸至於大故。歛不及憑棺。祭不及以時。哭不及朝夕。臨語訖。彌慟欲絕。予亦不能禁其悲泣也。門弟子莫不悲惋嗟悼。共惜其去。復思其不能摧節。卒履霜露。重傷其怵惕悵之心。莫能為之計者。始仲文至武功。慨然以斯道自任。謂學校首善之地。教化所闕。豈風氣移易鄙陋若是哉。非躬蹈率先用著師表。不足以昌士氣。弟子之在門者。率多庸昧不良於記誦。遂盡祛故習。就其材質高下。銖積寸累。培植漸摩。未幾嚮化翕然。各奮於學。敦飭行誼。爭為長雄。無一人肯甘為暴棄者。予讀書為聖人徒。留滯武功。辱知于仲文。頗得其為教之槩。且有師法。聖朝取士授官。必當其才。如仲文者。學足以通經。行足以淑艾。將來其何媿於教職乎。世之冠童甫衣縫掖。窺竊陳編。銜鬻聲利。夫節廢禮有愧名教多矣。其眎仲文實踐不欺。茂行卓異。俾人嚮慕知勸。有裨於風化。烏可同語。予以仲文之行可紀。故書之以備他日觀風者取徵焉。

贈知縣楊起予赴黃陂序

皇上右武功而思文治嚴設科以待明經之士敦古典也。有志之士期必以科第發身。舍是不為者殆不多見。眎他歧進而易若拾芥者。總總皆是也。辛亥秋。予偕楊起予領鄉薦。壬子赴南宮。

天子詔春官曰。士由甲科貢者必經明行修。非譽髦則俊秀。今一才一藝。既皆登庸。矧歌廉鳴而來者乎。可勿試重進士也。俾皆膺上擢。授顯爵。於是起予知黃陂縣事。予貳郡德安。德安去黃陂僅二百里。俱隸于湖廣。亦何幸歟。去年予與起予同試秋闈。繼同領薦于鄉。今年同上春官。屢同伏謁于大廷。同聆

德安羅先生集卷二

九

玉音受。旨諭勅蒞官者必公必勤。必廉慎。無廢法。無黷民。起予英年偉器。必能服膺而措諸行事。不待予言之諄復也。今復同載別。且有日。恐不得朝夕同議論。屬一言為後會徵。予碌碌尋常。固無足道。所望於起予者。同德同心。無違于

聖訓。無負于國家。無辱于同年也。於是乎序。并係之以詩云。

贈單將軍序

將軍姓單名某字某東齊人少尚武有大志尤便習於騎射每談古名將烈士勲著鼎彝光昭史簡輒慨然曰大丈夫當如此謂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時四方兵起據地集民爭為長雄者不可縷數將軍擇所歸以令

天子神武不世出真主也遂委心聽約以自効上俾總戎隸其能且曰母易視之將軍每遇敵輒賈勇先驅出奇以決勝屢克捷奏功最諸校總戎第其功聞于

上上益奇之亡何荆襄告平江右來歸東剪吳越北

定燕趙山西東陝右以次款附薄海內外罔不臣妾以貢水土遂大加封賞于有功者將軍授百夫長幾十年陞長千夫于西安後衛之左所訓練有方鎮靜無虞台輔碩臣遇將軍必加禮洪武十五年受當道命提督列屯成雜耕于武功將軍至礪衆以勤馭下以威慰人心以恩時歲大稔莫不欣慕鼓舞頌將軍之德不衰無一人敢自惰以干其威者予託次謫耕用紀所聞見俾太史氏傳列將逸其事者取徵以裨其闕焉

菊以靖節陶徵君而其名益傳故千百載之下馨德不衰晚節弥茂人有愛之者必皆高世絕俗之士名副其實庶乎可以寄傲而託幽素也友人張師孟廬陵之隱者也喜讀書善賦五言詩性不嗜酒或勸之仕輒應之曰吾非薄游宦愆戾吾素也居郡城之南構室盈丈前闢隙地編竹葺籬盡植佳菊遂自扁其室曰菊逸一時樞紳大夫士與師孟友善者因以為別字予留郡城時造其第坐于前楹掇英擷芳超然若有所適也澹然忘乎世慮也悠然若見南山而神交乎陶者也然後知師孟之識趣過人遠矣夫物必

因人而重菊借重於陶故後人見之者必嘉愛焉不然則亦尋常一草一植烏足為人輕重哉師孟真慕乎陶者也其立心行己皆非流俗所能比擬故寓情寄傲毓芳挹潔誠有得於菊者而馨德晚節可不加勗毋貽誦於一植而俾陶專美於前也

西征勝覽序

宗家羅時可職教興平縣庠之二年序其所歷覽山川形勝之盛自匡廬至秦華屬良畫史繪為圖名之曰西征勝覽求樞紳大夫士鳴於詩文者歌詠之欲其聞後而傳永也以予志古道者復俾題其左方漢

太史公足迹遍天下。謂聖人之道載六經。有志於古者。可無述以紹聖經之旨。羽翼其道哉。遂著史記數千萬言。西漢推能文章者。以太史公為首稱。先正謂史遷之制作。得於聞見者良多。其開闢正變。縱欽抑揚。具有矩度。過龍門文之奇崛者。以之經太行文之雄渾者。類焉冠冕。佩玉之制。若岱宗波瀾起伏之作。如沅湘其他若峻潔若清潤若簡淡若醇醲。有非言語盡能形容者。予謂太史公西漢之大材。文章其固有也。特假遠遊發胸中之奇耳。若以為盡得於聞見亦陋矣。當時畫未可知。可傳者太史公文字焉。時可

領文學掾為聖人徒。黃揚六經軌範。俊乂若所歷所覽。亦足為時可少助。當別有著述。發秀吐奇。希蹤太史。而不得專美於西漢。庶可聳後而傳永也。

贈廬陵知縣吳侯述職序

述職諸侯大典。誓諸經可見矣。書曰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降自秦立郡縣。以迄于漢唐。去古益遠。法制興壞存十一於千百者也。今國家勵精圖治。命官授職。用法布政。悉希反古。今年春下令。令各郡邑長官。下及貳佐。又下及幘職。秩久三年者。咸詣闕自陳。以

察其能否。書其殿最。慶能懲弗勝任者。於是廬陵邑長吳侯承命戒行。民咸惜其去。嗟乎。侯亦何以得此於人哉。侯舒人以能擢知廬陵。廬陵為吉安屬邑。邑附府郭。府隸江右。為大郡。故省若憲。凡任使給公。必先逮府。府分任隸屬。又必先廬陵。則長是邑者。非優於材。不憚應接勞劇。鮮克久於任。侯宰邑三年。不立威於榜笞。不市恩於姑息。不釣名於欺罔。上下凡奉上令。勞下民。必宣示曉告。嚮惻諄複。惟思戾民所素。民雖顛連凋瘵。悉竭力罄誠以服侯言。奔走恐後。以歸侯化。故治不煩而事集。法不暴而信孚。上無喪命。下無乖情。宜其善政令譽溢于遠近。而民欲留其行也。其眎刑尚慘酷。政急嚴苛。不恤民隱。奸法自私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予南平壤接侯邑。於路言傳誦。得侯為治之槩。惜弗獲詣廡下。覲顏貌。以究其實。侯治下生郭某。走一价徵。予言以述侯之善。予愧芻蕘。不能張侯之美化。予知侯去也。入覲對越。必大書最則登要職。階顯仕。有日矣。廬陵之民。將不能專有侯之惠。侯將何以慰斯民之永思乎。

代贈藍田知縣樓士連赴考功序

侔於跡。不侔於心。非侔之良者也。貴於侔者。以心不

以跡蓋心倅則道倅道既倅迹少不倅不害其為良於倅也人心窳難也人心之不倅類貌焉貌之所肖異者固其恒且端懿者不多見若奇若怪者何翅萬億又詎能強其必倅也哉古今心所倅足輔世而範民者可偃數始倅而終不倅者皆是也既無裨於治化徒貽誚於將來可勝悼哉殆非戾於道而心有所未孚歟洪武十五年予承乏來貳藍田三閱月遶樓士連氏來為令始與語浩有契焉凡可厚民俗不病於民者令既勇於行予亦不敢後非政之善者令惡之不使少加於民予亦惴惴惟恐蹈於非以乖令之心以處古之道久而心若甚相孚而無不倅者惜予受委日多不得日與令罄所倅焉予赴考功嘗辱令教言得承恩復貳藍田眎令倅於心者猶前日也今令赴考功予媿不能文姑述其所倅者道予衷得免不能相可否之誚者能令之賜也予知令之行治行倅於天官獻替倅於天子書最而躋華要則迹始不倅然副予所期者心未始不倅也故書之

贈劉弘道別字弘溪序

仙槎之東有勝地曰秀水劉氏世居焉弘道劉氏之

秀者人以其沉靜有容。故以別字稱之曰弘溪。傳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今溪之源本於仙槎之南。亘百里而至劉氏居。匿而為溪。其泓澄娟潔。沉浸洋溢。有不能既其美。蓋劉氏之先既富。中世又富。至弘道克篤其前烈而益富。弘道家其上。奉親雖菽水。歡如也。持已則順安澹如也。處里和而不流於污。待下恕而不失於泛。不淺淺以銜能。不汲汲以釣譽。充乎其有餘裕也。繁乎其有光輝也。淵乎若莫測其涯涘也。予葦源浚者。其流長本深者。其末茂。以弘道之行已。德足以裕其後。實足以副其字。其跡陋隘。

以為容洵滴以為溢。溝澮之盈尋常之瀆。烏可同年而語哉。友人王與善於弘溪。有通家之好。徵一言以張大之。予故識弘道。而知其為人者也。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弘溪之謂乎。故為之序。

贈陝西都司程公赴貴州序

西安古京兆。今雄藩都司是也。土地之大。民物之富。山川形勝之盛。視他號巨鎮。著之簡冊。聞于天下。後世者。詎出西矣。右哉。

皇上位宸極。奄有區宇。威德誕布。聲教遠敷。漸被東西。朔南攸暨。自西安而上。道逾數千里。壤接張掖。迹

燉煌者過半焉。大而曰衛次，而曰禦。慕布星列，不可
縷數。授節分鎮，具有其人。率皆隸都司，遵約束，奉節
制，俾知統轄，不敢自紊。夫都司當方面之寄，必大臣
元老夙著勞勩，功烈彛鼎，名載旂常者，然後副託焉。
程公以開國舊臣，蚤建勲烈，擢貳西安都司使。公甫
至，申飭號令，堅利甲兵，嚴以肅僚屬，威以懾諸戎。部
曲士卒，率倡以勇而懷以恩。今茲三年，菟苒無遠迹，
小大咸賓服，款附來歸。天朝惟恐後，故西土寧謐。
遠人罔敢少啓邊釁，以速戾民之迹。附于邊者，悉又
安以樂耕鑿，是皆公威惠所致。近雲南既平，大功告

德安羅光斐集卷三

十六

集 上以邊氓新附，宜加綏懷，遂命建都司於貴州，
以控扼夷獠。付是寄者，難其人。重念公之威且武，足
膺寄託。尋陞公為貴州都司使。公行有日，僉西安後
衛指揮鄭某等，以託次僚屬。沐公之德深且厚，於公
行咸咨嗟感慕，有不忍公去者。屬予書公之威惠，足
馭下足服遠，足副

上眷寵之隆。俾太史氏採撫，大書特書，不一書焉。

送李原良赴岐山序

岐山距雍州三百里，雄固百二。以甲天下，九州莫雍
若也。大而府母，以議為次。而州又次，而縣隸。夫雍者

不下十百岐。屠其一焉。岐之山川秀潤。土地沃饒。太白前列。渭河東匯。居民朴而不浮。習俗儉而不侈。聖化之漸。靡淪浹。弥久而弗替。是列邑又莫岐若也。嘗讀詩。有曰。烝我髦士。又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知公劉卜岐而立國。後修后稷之業。以肇王迹。繼世以有天下。時為農者。何其盛邪。每思登造。以質前聿。少沐遺教。庶觀感有所興起。獲為聖世之氓。亦何幸哉。計東西相去幾萬里。殆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洪武九年。予去官。服伎江浦。未幾奉旨從軍于膠東。不數月。累於言事者不當例。徙屯于陝之武功。謫耕者奚翅千餘。而原良亦在焉。原良姓李氏。浙之蕭山人也。余始會原良于江浦。覲其貌甚清。問其年甚富。耳其辭甚溫。而不俚。自發膠東。轉徙陝右。先後四三年。未嘗一日不聚首而解后也。今年春。官以田畝不足以給耕者。俾原良領十人。往耕于岐山。原良踵門告予曰。子辱知於先生有年矣。予曾大父大父逮予父。具慶在堂。予不得朝夕侍側。以聆訓誨。幸與諸大人君子。獲接餘論。以慰思慕。今復離去。其何以為懷邪。先生母新一言。以壯予行。嗚呼。耕食鑿飲。出作入息。戴白相守。安於田里者。誓諸前史可見也。以原良志篤。

而性和年富而嗜學其進殆未可量惜予寓武功去
岐僅百里不獲偕往以紓所慕原良其往矣為我覽
王氣之所鍾吊先聖之陳迹習其禮讓之風服其道
義之化則他日所徵之髦士安知不在於子乎為酒
介壽之祝又安知不在於子以慰尔之曾大父大父
乎原良往矣其益勉之

贈王退密赴灑池序

洪武九年廬陵王退密由訓迪國學擢為塾屋簿閱
三年政成述所守之職朝于京師考功稽其治行無
纖瑕奉旨俾復官又二年政大孚於民尋命下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十八

仍以簿職調灑池自僚友及士庶咸惜其去私相
謂曰塾屋誠僻退若賢簿不多見才贍而鬱於用惠
隆而屯於施河南古洛陽灑迹附號名邑當四達之
衝驛傳交馳無虛日官若民應接迎送晷刻靡安豫
賢簿去此而之灑池足施惠而大用其才第勞加甚
焉洪武十四年冬予因公留長安長安自令而下適
以坐事去縣闕官當道者舉退密攝長安事隸陝為
府者可偃數西安為首稱隸西安為屬縣者數益加
多而長安為首稱長安以王國在上而都司而布政
而憲而府上下相制猶犬牙百需所資長安必倍於

他邑守官長安者窮日夕疲奔走不足以周其使令
退密既攝官首替版籍田畝第多寡為高下遇所需
輒驗賦與戶以供之不俾妄有增加其他假權挾威
以倖求者悉禁之故郡府史胥非捧檄弗敢造請達
宦穹官咸器之斥其下謹避焉不三月縣稱大治至
令民頌之謂前官長安者皆莫賢於攝官也惜不得
借留以專其惠予以澠之錢穀甲兵布帛力役不加
多於長安退密移治長安者以治澠必優裕奚有哉
於是大夫士輦予言遂相率為歌詩以華其行屬予
序之以弁其首簡云

贈武功丞陰仲謨赴考功序

句容迹附 帝京若神州赤縣

聖天子御極之四年嚮用儒術詔徵天下文行並優
之士赴于京師陰仲謨句容人也美丰儀尚節擊喜
工詩為文章字學唐晉書尤精於章草句容之令以
仲謨材質蕪茂者薦之吏部部之司銓曹者交慶為
得人上聞于天子尋授知通州事州當南北之衝
餉饋轉輸無虛日仲謨手畫心計強弱遠均分毫無
加損頌其政平治理者溢於道路秩滿民咸惜其去
至攀卧有不獲留者既朝京陳其所守之職少不偶

於當道調貳武功。武功去西安逾百里。隸西安為屬縣者不下數十。武功之民罹兵鬪二十餘年。凋瘵視他邑為特甚。縣又闕令。仲謨至。不較秩次。扶顛振溺。嗟朽澤枯。允得為益於民者行之。不計其利病。由是流逋四歸。田野加闢。東西不甞乎叫囂。閭閻咸敦於揖讓。期年之間。民數賦。車登載於版籍。加多於昔者。何翅十百。今茲又三載。錄其治績。行赴考功。一時碩德茂彥。咸賦詩以壯其行。并期之以遠。且大者予聞。句容挹鍾山石城之秀。佳氣所鍾。坤珎所集。意必人材輩出。求如仲謨者。殆不多見。始仲謨守官通州。名盛不躍躍以喜。及調貳武功。位卑不感感以悲。真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仲謨讀詩書六藝之文。服周孔大聖人之訓。詎肯以進退得失。往來於懷焉。是行也。必書上。最侈其材而趨遷之。以副大夫士期待之。至者非虛譽也。

贈黃希文序

天命夙眷

聖君用正大寶。今十有五年。自東西暨朔南。罔不臣妾。以舉正朔。惟羗戎在西。迹附於陝。必加威懷。俾不敢自妄。以啓邊隙。於是擇元勳。禪校授節分麾。出鎮

邊邑宣威布惠咸稱得人。故羗酋無小大効順畢來。稽首稱藩。願歸版籍。在西土當四達之衝。分鎮於蘭者。必上將部曲。率健卒。地苦寒民稀。利畜牧。不利耕耨。田賦不足以給軍餉。歲資各郡邑轉輸。以實廩庾。民困於饋運者良多。治粟於蘭州。必慎擇其人。少弗得其人。則民力益困。民益困。則餉道有所不繼矣。廬陵黃希文。儒家子。善學尚廉介。洪武九年。以湖廣沔之水衡。考滿赴天官。適臯蘭缺。司廩。天官以希文才且廉。尋授官於蘭。俾職庾政焉。希文即就道。慨然曰。某讀書業儒。豈直籩豆禮樂。紘甲兵錢穀。亦分內事。甫至官。輒平料量。謹出納。循守務於廉。會計期於當。居三年。兵食不匱。散給以時。軍民交譽之。不置。口。今例赴京師。驗其事功。一時與游大夫。搢紳士。咸賦詩為文。以壯其行。道經長安。以予為同里。嗜稽古。可漸於言乎。希文是行也。

上必念其勞而超遷之。希文當懋勉以副。

宸眷。母使少怠。愧前勸。此予所以深有望於希文也。希文其加勗焉。

贈武功康汝楫赴京序

皇上龍飛之十年。令天下郡縣守若令。歲各舉一人。

材堪錄用者。行與計偕。其不當者。坐及舉主。罰無貸。嚴選舉也。自是任舉責者。罔敢弗慎。預詢而博謀。旁搜而遠取。得一人焉。走价適文。惟恐後。幸而致之。覲其儀狀。耳其語言。名實足乎於人。藝能有異於衆。然後刻其名而上之。庶乎其免矣。其有蔽於姓名。果於忘世。陽順而陰乖。外同而中異。責未足塞。而戾已隨之。是舉主難為也。而材豈易得乎。乾州之屬邑曰武功。古稱多材。當兵戈鞞鞞之餘。衣冠文物。電滅星離。存什一於千百。若康汝楫者。誠不多見。汝楫儒家子。質厚氣克。學優識邃。世以明經。葺于家。學無少替。居邑庠逾三年。子弟承其訓者。咸濟濟可觀。眎列邑絕無。而僅有也。州之守以歲貢乏才。爰謀於僚佐曰。吾葺武功康汝楫。手儀峻整。才茂不羣。若其人者。寔副吾舉。第慮縣學諸生。有未卒業者。思成中廢。籌之數四。卒莫能為之計。抑嘗求之左右。訪於幽遐。而恒難其人。舍汝楫。未見其可也。且才為國家天下用。豈一邑庠所能專。遂飭吏致書馳往候焉。縣自令而下。咸為汝楫致願留狀。守弗從其請。汝楫度不能以自解。謀於常所往來者。決其去就。卜日治任。赴于天官。且告予曰。汝楫辱知先生。今遠數千里外。可

無一言以壯吾行。予謂丈夫志在四方，焉能默默守尺寸地。若草木偶今，既舉於當道，行當縱觀巨屨，解帶食祿，有日矣。矧子稽古之流也，守法不阿，律已以潔，公不尼于私，明不暗於道，事上忠而不欺，御下誠而不偽，皆講之有素，奚容予言之諄復哉。汝楫往矣，其尚勗諸。

送徐崇憲還鄉序

聚處不易得，惟然忘所謂戚者聚也。聚而貌觀於朝夕，辭接於朝夕，情好益敦，靡替於朝夕。日愆弗究於為，惟其於戚，奚暇少計哉。一旦離違，若蓬轉若梗，泛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二

二十三

或相去千里，相去萬里。又或相去數百里，容儀求一見，弗可得。議論求一接，弗可得。懷慕快悒，求一暢，皆弗可得。徵於色，若戚，徵於言，若戚，徵於情，戚益甚焉。生年滿百者不多見，嘉會一再乖闕，十何啻八九。欣於聚，戚於離，離與聚，關於欣，關於戚，無足訝者。情投之使然也。文江徐崇憲，高士後也，年甚富，丰儀極秀，潔賦詩學，唐諸大家，善楷書，飛動必求出鍾王。性最隆孝道，事母尤得其懽心。崇憲早歲受學於鄉先生王仲漢，仲漢沒，從羅德崇先生游。二先生皆富於學，尤敦飭行誼。凡出先生門者，咸有矩度。予均受知於

先生先生於予為崑故。故知之。去年秋。崇憲來長安。獲邂逅。日聚處。覲其狀貌。聆其吐音。加察其行。已皆度越尋常。遂忘予固陋。相與托詠歌。以盡歡。今年夏。崇憲去歸其鄉。徵言壯其行。予於心於言。戚靡任焉。第未知予貌之戚何如也。崇憲歸。予留滯弗果歸。固可戚。仲濩死矣。尤可戚。德崇出與處。未有得其槩者。是皆可戚。予前所陳。權然者。今老移而為戚矣。崇憲歸拜親於堂上。哭兄於地下。欣戚交集。然戚有時而弭。娛親之日。與日同悠永。其為欣且幸。曷既哉。此予有媿於崇憲。而歎抱無涯之戚也。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二十四

贈塾屋簿王退密赴考功序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今上正位宸極。悉敦古典。洪武十年。詔天下郡縣

官以九年為秩滿。三載則述其治績。朝於京師。命考

功第其殿最。以示勸懲。書上最者。擢以不次。考下殿

者。當法無容。俾各自勵。以副圖治。重反古也。塾屋主

簿王退密。泰和儒家子。先世當宋盛。以科第發身者。

代不乏人。退密極聰悟。喜讀老子書。日與遊方之外

者。賦詩為文。以自適。其於進取。漠如也。洪武八年。有

旨徵賢。大而郡。次而州。又次而縣。各有差等。縣邑之

令以退密為賢。進於天官。天官具以聳。上加親策焉。退密數對克副。宸衷俾居國學為弟子師。旬月之間。教有成效。授官塾。屋下車不數月。民知嚮化。翕然稱治。一日有急。足奉公。至于縣。縣缺令。自丞而下。事之惟謹。急足挽乎法。大肆暴於官。若吏退密退而思曰。急足一卒耳。命出於布政。縣為布政屬。屬拒命乎。簿職任雖卑亦。天子命吏。以命令為卒。所加暴如民之父母何。遂封其事聞于上。上可其奏。下中書尋報之。後有授命過是邑。見退密指而言曰。是敢言主簿也。勿犯之。其見憚於人如此。當道者以退密有委任之隆。交至送下。退密悉領之。以次報命。無有愆期廢事者。上官穹貴。益罷重之。令書考滿。將朝于京。陳其所守之職。邑之耆碩聞其去。謀致借留狀于當道。有為計之者曰。述職考功。是有著令。乞留上狀。民情所私。當道者烏敢廢著令。而徇私情。蓋止之。且仕在行其志。志弗行。猶未仕也。判簿公前所上封書。尋復報下。志足以行矣。矧治績著人耳目者。班班可紀。是行也。必書上。宸而嚮顯。庸使有求。直道不屈。以居言路。亦必吾判簿公也。詎可以一階初命。而淹於下哉。於是相率祖送于東門。遮道羅拜。而致頌且禱。

焉。予以計之者善於為言，以慰耆碩，故備書其辭，以取徵於他日也。

送吳生赴京序

聖君御大曆，崇文治，嚮用儒術，大建學于京都。天下郡若州若縣，咸立學，擇民間子弟之俊秀者入學，授經員數，有差，誦習肄業有程，月給廩粟，日會食于堂，咸有養士以經明行加修者，領教職，師表諸生。歲令郡州縣慎選俊士之尤良者各舉一人赴京師，司文衡者稽其所肄習，視郡州縣學加詳焉。不戾規度者，張大之用為諸生勸。陞國學者，學行無少貶，日夕益

自勵加茂焉。尋登庸擢，不以其次，替於歲月而留滯者，蓋寡矣。教云至，養亦云厚矣。怠於學行，不飭勵者，是自外。聖教疇克化而入也。吳生名偉，陝之咸寧人，以俊秀選補邑庠，立志不群，操行有持，滄日檢束靡少肆，讀書背文，罔敢自怠於咎刺，學詩經，曉明其大旨，匠辭為文章，有可與觀。師若友，咸嘉之。今捧書貢陞辟，靡司文衡者，皆老師，皆碩儒，稽行必不誣，驗學必不苟。生於行日益修，於學日益敏，行與學足副其所稽，是副其所驗，烏有不副其所登進也哉。若苟稽歲月，甘於留滯，不學而無行，以負所教所養，殆非

生所志也。生其勗諸。

贈羅用賓之金州序

聖朝取士設科。科各有其名。名其科皆美稱。可偃數者首而曰明經。次而曰博學。又次而曰詞章。天下四方之士。各由郡縣貢於吏部。必學有所授。質美而材贍者。獲與選焉。其他若幹濟。若人材。亦各有科。凡富家子及民之秀出者。咸得與選。而官之獨不得與士齒。吁。士之獲選于明經博學者。榮矣哉。今年春。予以公之盤屋象山徐店。由釋褐太學尹。是邑廬陵王君以述職克稱。復領是邑簿。維時祥飗載揚。淑氣初茂。

官政簡清。公牘優暇。鳴琴歌南風之詩。庶民頌時雍之治。予以留滯。獲接雅言。適宗人羅用賓。以官之金州。經塾屋。得聚首于公署別館。問無恙外。出其近所為文以示予。屬贈言以明其出處之槩。幼學壯行。稽諸經可見矣。用賓廬陵儒家子。曾授學於雲章劉先生。先生學博而材超。經明而識邃。允足為後學矜式。故凡出先生之門者。有可觀焉。予居家時。聞用賓勤於學。贍於材。矧從游於劉先生。必不肯枉其學而自銜也。洪武十二年。用賓果以博學進之天官。天官驗其學。聞于天子。俾授知金州事。州隸漢中。屬於州。

為縣者率壞接羗戎民慙而自用俗偷而悝輕少緩則不奉期約加猛則重戾民情吾見守之難為也惠先鰥寡澤首困窮逃亡急於招徠上下謹於酬答在守所當加意用賓承父師之訓舉於博學居官蒞民講之有素矣或閔用賓親老去家萬里若難為情者予聞移孝為忠榮名顯親亦人子分內事若救於汶汶膠於拘拘行弗力於勇斷弗逮於采芘勤自逸廢事罔功上負國恩以貽親羞以辱先生之學非予所望於用賓也用賓其加勉之

送任生赴京序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二

二十八

需材非其地非材之良者也擇地而需之材必美珎其美而用之可易乎用之不敢易必不獻譏於材有不竭其美而樂於効用者寡矣杞梓連抱檉楠非徑寸也不產於茂林必出於邃谷無芻牧賊其生無斧斤戕其性雨露所涵濡冰雪所凌厲其巨也豈朝夕之養能致哉一旦遇工倅而奇之曰明堂大厦棟且構焉求才之良者舍是奚徵乎遂進之廊廟盡用其所長無錙銖棄也學校育才地也無地無材焉出於學校者才之尤良者也詩書之澤禮樂刑政之屬猶雨露猶冰雪也耳目所濡染德性所薰陶培植既

深長育益茂。非假以歲月。吾未見其才之能巨也。任
生名式。字仲模。陝之咸寧人。年富而質清。學優而才
贍。從游於邑庠士安李先生。學有端緒。業日加修。無
少貶。先生嘉其才甚愛之。今年冬以歲貢進于朝。
師友咸賦詩壯其行。屬予序其首簡。京師人材都會
也。司文衡者皆良工。儻也。遇生必異視之。曰是材也。
宜加養以俟其巨。俾不愧於楸楠杞梓。以待明堂大
厦之所需。詎云不可乎。生其勉乎哉。

環秀吟所詩序

泰和東南諸山。嶄然而峻絕者。不可數計。惟匡山最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二

三十九

高而獨秀。其地必靈。距匡山二十里。山之秀溢而為
良泉。良泉之地。尤極清曠。上有浮屠寺。今枯巖滋上
人寔主焉。上人喜文章。賦詩成帙。即寺之東偏。構別
室而自題之曰環秀吟所。予友人鄧君崇志。為文記
之。復集工於詩者。歌詠其志。俾予序首簡。予未獲造
其室。一識上人。以鄧君方正文雅。取友必端。其與上
人游。必非齷齪尋常者。昔柳子厚徵韓公言。贈文暢
以其能文章。劉禹錫徵子厚言。贈元嵩。以其宗儒道。
是皆寄跡柴門。而心慕儒行。有異於人人。故能得播
紳大夫士所稱道。夫豈偶然哉。每意東南之秀地。靈

所鍾。非琅玕芝草長材巨植所能專有也。必有秀發
茂行而高世者出于其間而未見其人。無乃詭姓遁
身。託慕於老佛而游方之外者邪。今上人學佛而悟
空。宗儒而不泥。豈所謂秀茂而高世者。非其人歟。上
人早與宦達游。又以能詩為諸賢所敬禮。不係其身
必係其所與。鄧君試為予詢之。其必有以復我也。

贈曾三省歸寧都序

寧都曾三省。蚤歲被星學地理術。游燕趙為達官宰
貴所愛重。不二年間父喪將歸。太史氏閱其志。嘉其
行為銘其先德。以泄其哀。一時館閣諸先生以文鳴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二

三

者。咸賦詩以贈之。迄今二十餘年。兵興四方水潰魚
爛。泰山喬嶽土崩陸沉。三省獨能實其故。藏詩文若
干以示予。予讀之。重有感焉。世之所貴。南金白璧。丹
砂空青。曾不知銷毀破壞。何啻霄壤。文字在天地間
為至寶。世視之為虛言。必欲托名姓著行實。留於當
世。以示將來。舍是將何以哉。矧出於公卿大夫。鴻生
碩儒者乎。三省於家為令子。於時為佳士。能自拔於
流俗。不狃於近習。其與世之所貴所重。輕重高下。不
待論說而較然矣。嗚呼。軒冕車馬。泥途土苴。三省尚
知借重於薦紳。而貴重其詩若文。又不知以詩文鳴

者能自重而不失其良貴者乎。今三省去歸其鄉。予見其挾名術鬱鬱適茲土。故特申一言以解之。而并係以詩云。

茂林序

距城二十里曰寧溪。厥水清冽。厥土肥沃。環四山。蜿蜒悉秀潤。溪上有嘉植。叢生如林。皆榎楠杞梓。大或連把。修逾千尋。直榦扶疎。奕葉茂密。雖疾風震雷。不能抑其盛。繁霜積雪。不能貶其秀。故根深末茂。聳壑干霄。歷數十寒暑。而月盛日新。無替有加焉。故稱地利物產之富者。皆曰莫寧溪若也。凡工師匠人。過是鄉者。莫不仰而視。俯而善之。曰梁棟具也。柱石材也。巨室大廈之所需也。窮簷蔀屋之所不能有也。居林之左右前後者。咸席林之蔭。而庶且豐。主是林者。則曰蕭氏也。蕭氏為寧溪著姓。世居其下。為蕭氏之尤賢者。曰繼茂。人以其材且秀。故以別字稱之。曰茂林。以繼茂之豐儲厚蓄。足以自裕。孫枝秀發。皆肖於林。則其以茂林稱之。非虛譽也。宜也。予知繼茂實足以副字。將見子孫。孫子皆能自植立為杞梓。為榎楠。益豐益茂。必不貶而為徑寸之木。拱把之植也。

贈武功簿王復初赴考功序

章貢王復初夙負才譽當四郊多壘樓蹠泉石邈乎
不與塵世接日讀書為文章尤大肆力於清淨無為
之學時葛巾野服琴鶴自隨蓬嶠方壺嘯歌自適飄
飄乎神僊中人也今天子即位之九年宵旰靡遑
勵精圖治令天下郡邑其有懷才自晦者官為蒐訪
以禮羅而致之朕將親策焉於是復初為郡守舉而
進之於朝以對揚稱旨俾訓迪于國學不期
年授官武功主簿武功隸西安為屬邑民性魯而少
文習俗果而多悍復初始下車即選民間子弟之俊
秀者學於縣庠里仍立師以淑童卅旬月之間民孚
俗易遠近翕然稱治由是府憲之命交下付委無虛
日復初每授命審其難易第其後先量事而責之鮮
有後期而集者以故府若憲禮遇有加視尋常僚屬
大有迕庭矣今年秋考滿述其職將朝于京師邑之
父老私相謂曰公簿吾邑三年吾儕徼其惠者甚厚
一旦錄其治行赴考功其書最而陞擢也必矣吾邑
之民烏能專有其惠乎相與咨嗟涕泣惜其去嗚呼
復初何以得此於民哉夫簿居佐職秩遂初階首而
曰令次而曰丞所見有不能盡同所蘊有不能盡用
吾見簿之難為也能不較位之崇卑計祿之厚薄秉

心不欺。服勤靡倦。竭誠而圖治于公。推愛而子惠於下。俾民知嚮化而感慕不忘。求若復初者千百中。不一二見也。始予會復初於匡山。為最相知。相去二十。年。今復邂逅於數千里之外。是有數邪。姑畧其出處。離合之槩。而備書所聞。父老之言。有足為守官者鑒戒。俾自勵焉。是為之序。

題太和聞人節判四圖序

方外士蕭中正。一日持畫以示予。曰。琴曰棋曰書曰畫者。各一幅。曰此太和節判。聞人公命畫史所作。而寓其志者也。治下士為歌詩誦之者。且盈帙。子容無言乎。其於琴慕伯牙。於棋慕四皓。於書慕子房之受於黃石。於畫則慕乎東坡所寫竹也。予謂此數賢者。或相去百年。或上下千載。或出或處。或隱或仕。時固不同。而名世亦異。公此而圖之。要各有在矣。夫琴能寄乎趣。棋能辨乎智。書可為王者師。畫可明材士操。皆是榮古而傳今。豈齷齪苟且而為之者哉。亦非以一材一藝。名一時而蓋乎一世也。此聞人公所以各有取於此歟。或謂公既出而仕。奚尚何留情於嘉遯乎。予曰不然。夫出與處。仕與隱。有異迹無異道。今公之仕也。果能究心於書。而發黃石之蘊。用柔而濟剛。

達權而制變。暇則游藝於畫。而挾東坡之奇堅。持其特操。砥礪其大節。由是而立功立業可也。為國為天下可也。豈一州一邑所能盡其美哉。至若寄高情於山林。託雅音於流水。采芝於商岩。談棋於別墅。起伯牙而從四皓游。又付之治隆俗美。功成身退之日也。

贈渝川孫碧霄序

孫君碧霄。渝川人也。世以畫名聞於上下四方。夫渝川以善畫稱者。非一人。然多出孫氏之門。孫氏畫世多藏之者。而搢紳大夫士。尤寶愛焉。蓋畫之科。十有三。能專一善成一家。以自名於今。而傳後者。固難矣。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二

三四

能兼三數科。而期必傳於後者。殆千百中不一二見也。今孫氏能備諸家。號為全科。繇先世至於碧霄。凡九葉。代不乏人。何孫氏之多賢也。碧霄避亂來容於太和。有年矣。予慚奔竄靡寧。踈於邂逅。然耳其名甚熟。近獲稔餘論。若天文若地理。民物之刁態。鬼神之異狀。山川英靈之奇崛。昆虫草木之繁夥。考評乎精粗。次第其高下。莫不毫分縷析。必極于理。予然後知孫氏之傳。有自也。嗟乎。畫之為學博矣哉。凡達官貴人。豪家巨室。每爭致碧霄。而求其為畫。碧霄雖不重其藝。然亦不苟作焉。當其經營盤礴。睥睨衆史。完其

神厲其氣。援筆揮洒。頃刻立就。大而包海嶽。盡品彙。細而一水一石。一卉一木。變化出沒。神情態度。必出人意表。使人盱眙愕良。玩忘倦。而嘖嘖稱羨。不置于口。其視淺中。挾量諛聞。管見拘於筆墨。泥於形似者。大有逕庭矣。金華聞人禹疇。從其父來官太和。父闢別室。為退食燕居之所。而自扁之曰雪蓬。禹疇以父之遷擢宦遊。不能專於是。遂禮致碧霄而寫之。其娟潔清絕。瀟洒孤迥。蓋有得於聞人公真趣也。碧霄將歸故鄉。禹疇屬予一言。以述其羨。以華其行。予和孫君之畫。必傳。而雪蓬之清致。相與不朽也。

白雲親舍圖詩序

湘陰楊文質氏。命畫史繪白雲親舍為圖。志所慕也。文質年富而質美。志邁而氣充。無他雜習。嗜學如不及。今天子即位之三年。詔天下府州縣學。增廣生員。延致碩德經明之士。而訓迪之。期在教成功學。非文具。於是文質以里之俊秀。選補郡庠。居數歲。學大加進。行益醇茂。郡大夫以其材。進之天官。天官試其能。擢授山東權益運司。奏差。上官愛其秀。發敏達。凡隸屬有所徵督。川陸有所轉輸。必付委文質。所至審其高下。公為規措。故民不勞而事集。其視碌碌庸

靡者大有遲庭矣。子聿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今
文質既仕矣。而惓惓不忘親。尤可嘉尚。昔晉處士思
親友賦停雲之詩。杜工部懷謫僊。有江東暮雲之句。
狄公北上太行。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是數賢
者。或懷親。或懷友。皆託雲而興思。何歟。夫雲在霄漢
間。為間氣。先王有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則所思所
懷。詎非氣之所同者。相感而然邪。人子之於親。本同
一氣。油然而思。不待有所見。而自不能忘者。當有唐
中世。狄公於時為名卿。其忠孝大節。天下後世莫不
聞。故流風餘韻。至今為人所歆慕。今文質去親數千
里。烏能已於懷邪。觀其所為圖。可謂知所慕矣。宜乎
士君子喜談樂道。而歌詠之也。或謂其沈鬱於下。未
有能振掖之者。是又不然。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文質富於春秋。銳於積學。砥礪
日加。不自滿假。將見涵濡。聖澤騰茂。蜚英其進。詎
可量邪。又安知其不希蹤古人。丕承先烈。俾當世之
人。復慕豔之邪。文質其懋勉之。

贈厲仁齋

倉公扁鵲之術傳世。而行後者專與工耳。又得異人
以授之。授之於異人。加之以專工。術烏得而不傳。傳

不永不足稱其奇術之奇貴乎驗驗於前者非一人
故傳諸後者非一世又得太史公為之傳傳益永永
益不朽耳世之醫家者流莫不宗其術宗其術者一
則曰扁鵲二則曰倉公宗之誠是也求學之專工傳
之授受皆苟焉耳嗚呼其負於倉公扁鵲也亦甚矣
厲仁齋處之縉雲人也仁齋儒家子極聰悟祖某嘗
之燕遇名醫師者授其術歸授其子某術大行於世
縉雲稱醫師之良者曰厲氏仁齋於某為令子盡得
父之傳謬為當道者所知辟吏于大府竟以事謫耕
闕中少暇於古先哲醫藥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心焉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二

三七

將以術施於人驗於人者日加多由是無賢不肖咸
譽之友人張子源例坐謫遷明年子源妻自和州來
完聚至則卧疾不旬日黃發徹體疾益劇長幼惶惵
號稱醫者皆斂手仁齋往視之曰疾危矣可治無悖
焉第乏藥耳某前在山東時嘗和藥起茲疾者可偃
數所餘舊劑無幾以一匕投之疾尋愈子源而下咸
德之子源以予敦古道徵文紀其實夫醫之為術人
命所司醫可易言哉予觀仁齋秉心無他嗜所嗜者
古今醫藥之書名醫師所授之術耳加之不以較計
貧富責報累其心宜其無愧於專工無愧於授受術

不用則已。用則必驗於人。於人必奇。奇可無書乎。書之者庸有待也。有待夫他日大史氏者采錄焉。

瑞芝詩序

穹壤間。若飛潛。若動植。皆有能薦瑞。而其類不可以一二數。然播之歌曲。著之簡冊。雜出於傳記。百家為古今稱道。而人不異之者。要亦不多見。若芝草。其一也。芝草之生。植不根乎土。秀不專乎時。奇形異質。豐膚麗色。又不泥乎一狀。故其瑞於世上。而王宮。次而郡邑。又次而一身一家。施及於後裔。恒不于其物于其人。然人必有以致之者。致之道無他。善積而致瑞。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三八

亦理之。或然者。夫瑞貴乎可徵。可徵斯為瑞。不誣不誣。則其善人致也。必矣。傳曰。作善降祥。又曰。天之報施常在善人。苟無善。則物之拔乎類。超出乎群品。罕接於見聞。卒然遇之。移神而奪目。眩世而駭俗。夫安知其不為異也。尚何瑞之可言哉。石臺蕭君斯和。達而不迂。謙而好禮。睦族處里。恒裕而不煩。以故一鄉之人。稱善者。必曰斯和氏。凡賢人文士。過是鄉。亦必善斯和。無異辭者。一夕芝草生于階下。鄉先生以文名當世者。或記之。或序之。或狀其形質。膚理之奇。或表其山川靈秀之鍾。要皆一代之傑作。是足張蕭氏

之美而著其瑞於東南信不佞且諛也。余韋物生獻
祥有不傳於世者多矣。世傳必有所憑藉藉善人則
傳矣。善固所當傳尤必賴士君子之一言贊頌發輝
則有光而彌永不然則斯人也。斯物也將無所託又
安能必其遠著而不逸墜也哉。今斯和善積於已澤
於後而又譽之於一鄉則嘉瑞之應果為善之符而
致也歟。且又得鄉先生記之序之。然則蕭君之善將
與雄文傑作鏗錡炳耀。弥久而弥彰而瑞之可徵又
將託君而傳之於文字其不為誣且異也決矣。

征南詩集序

德安羅元亨集卷三

三十九

傳曰聲成文謂之音又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
澤也。夫和平怨怒之音實關乎治亂興衰之判。詩之
為道大矣哉。江表自兵興以來士卒之謳歌童稚之
謠唱競尚新聲盡變雅韻士君子惡聞駸聽而悼其
世益降俗益偷殆亦人心好乖極亂而使之然歟。予
固興慨於此。又之北京某侯為江西大叅鄧公飛將
侯以武著聲於詩書尤極留意。一時麾下士各以能
選。甲辰冬十月侯從公討贛里友丘某以讀律典簿
書王某吳某易某張某咸以蓄志長萬夫營於贛之
西河侯能不挾貴以待賢士皆竭其材以副任當治

兵攻戰之暇。輒率諸君集於燕居。賦詩酌酒。有唱斯和。必極歡迺罷。復命王君錄而彙編之。蓋艱難中絕無而僅有也。予訪侯營中。侯出其集。屬予序其首。予披誦數四。而得其命意屬辭之槩。不越於律度。不眩其浮麗。皆沉實不苟。足可興觀。或寓其去國撫時之感。或紓其悼今吊古之懷。望庭闈者。憶其戲綵之歡。瞻白雲者。思其倚閭之念。怨而不傷。和而不迫。詎非出乎性情之真。而囿於禮義之素者乎。予顛沛流離。久廢筆墨。生平交友。電滅星離。能於兵戈輟輟之中。而獲觴詠賡歌之樂。何其幸邪。詩凡若干首。侯自題其集曰。征南以識其從軍所賦。其亦東山林杜之流風歟。嗚呼。亂世之作。而不流於悲憤。噍殺之音。其可尚也。夫。其可尚也。夫。

羅德安先生文集卷三

德安府同知泰和羅子理著

朱孫 統

嗣孫夢禹編次

嗣孫學蘇謹錄

傳

希白生傳

希白生者。浙之四明人也。雅尚儉素。不務為華飾。恒以潔自持。視世之爭妍取媚。侈利以相高者。澹如也。性益嗜學。喜賦詩為文章。肄舉子業。嘗著白圭之詩。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一

於座右。日三復其詩。以自勉。恒思易其由言。玷於行。已。俾本真闇然而弗章。則其所希於白者。烏能無憾焉。由是益加修省。固其真耀。不使少有涇緇。而移其俗汙也。洪武四年秋。生以明經舉進士。有司以其文明白中度。上之。天子下詔命榜其名。大白於天下。尋授以官。擢尹於松滋。視篆不數月。大著廉聲於遠近。每見貪墨者。如疾讐。曰。是害吾白者也。嘗於公署退休之所。四壁上下。悉塗以楮。昭其顏。曰。希白室。志所素也。秩滿將陳其贓於天官。適坐以事。陳於當道者。竟不能自白。以伏于辜。或有歌而過希白生者。曰。

烈烈者易缺。皦皦者易汙。何不和其光而同其塵。奚必察察焉。曰此為璞而彼為砒。砒者予生聞之益慎。所素履。既而嘆曰。彼自外至者。於吾無加損。顧吾中之虛而白者。自若也。庸奚傷哉。卒不以或人之歌為少懈。洪武十一年春。希白生與予會於太白山下。為予道其初終。且告曰。白在謫仙為盛名。在樂天為著姓。是二賢者。若文章若事業。聞於當時。傳之後世。吾詎敢希其萬一。能不變於外染。以累吾白。是吾素也。子盍為我書之。予以生之志可嘉尚。故述其槩以示夫將來。生姓李氏。字公美。云廬陵羅子理曰。昔楊雄草玄以見志。竟墮於不義。今李生託白以示素。亦伏於無辜。有可慨者焉。雄固無足議也。生之希于白者。素位行之。終始無少貶。將見炯然瑩然。如水清如玉潔。則載而傳之也。曷可已哉。

媿烏生傳

鄭汝賢。貶其名曰媿烏生。汝賢天台人。最隆於孝道。不拘細行。性剛而氣邁。持文墨議論。辨別古今高下。嘗坐屈千人。人以故多憚之。汝賢年十五。鄉邑兵變。奉二親走越上。亡何父沒。汝賢與父喪。聞闕險道。歸葬於先塋之次。歲時展拜墓下。無廢禮。遂家於越。汝

質抗顏為弟子師以養母。雖菽水至菲，竭母歡心焉。由是汝賢學日富，才日茂。譽延播紳間。洪武六年為當道者，刻其名上于朝。授官為南邳簿。南邳去越數千里。汝賢初官，亟謀迎母以就養。尋復詔汝賢還京師，俾直掌祕書。未幾為吏所誣，搆竟不能免。於法謫投江浦。時予獲邂逅，既而例發山東，轉徙陝右。先後七年間，汝賢於予義甚篤，而情無少迕。一日汝賢泫然流涕告予曰：某生昭代，愧不若一烏。前官南邳，弗克迎母，以就祿養。暨直祕書，獲聯鷄班，蓬鷺序，鵠立奉天，接武鳳池，意一展脩翎，以歐凡鳥。俾攀鱗附翼者，皆足以羽儀天朝。時眎栢臺之烏，畢逋而集，反哺而養，鳴飛上下。昕夕若定，省寒燠，類溫清，頤不能弄，雛親側，以憫倚門。輒發汗增媿，疾首痛心。今年逾四十，鍛翮折翼，困於蓬蒿。母又不幸，至於大故。彼烏以微類，獨能其養。某於烏媿益多矣。某不能忘於中，故著於名。此某所以抱終天之痛，無涯之戚也。子稽古者，曷為我書之。廬陵羅子理曰：予讀孟子書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又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吁耻之於人大矣。世之禽獸其行若獍若梟，苟竊祿於仕，茫無羞媿者，不為少矣。其眊愧於烏者，詎可

同語。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汝賢雖自貶其名，然秉心立志，誠可憫悼。予故備書之，俾不自愧者知警焉。

半死漢傳

台之黃巖有勝地，曰南唐戴氏世居焉。戴於台為著姓，世以儒術鳴。文信又戴氏之賢者，自號半死漢。洪武四年，文信以明經登甲科，擢為御史，再陞僉四川提刑按察司事，治行具可紀載。洪武九年，以公累謫耕闕中，昕夕食力以自給，他無所嗜。所嗜惟得聞聖人之道，以攷耳。石屏先生於文信為高伯祖，以節聞于宋。詩若文至今為人所傳誦，先生死猶未死耳。閱四世有曰舜臣父者，又文信顯考也。當元盛時，平章道復李公以踐履實學為帝者師，舜臣父至京，首謁於經筵。公嘉其學有端緒，薦居翰林，檢閱諸經籍。若學士王公文安揭公皆一時縉紳碩儒，禮遇舜臣必加厚，及調官州，若郡，茂著政績於昭代，竟以壽終于家。其與揭公往復書有闕治體風化者，雖歷世可寶也。嗚呼！舜臣父死矣，其不死者可恨乎？死生誠大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決性命以饗富貴者，固無足論。蒙污舍垢，乞憐倖存者，奚以議為？古大夫烈士

於道有所見不死忠則死孝肯輕一死於鴻毛哉彼
傷勇輕生或排牆或區血或自經或不食死亦奚裨
焉文信以半死自號非重惜於死顧義當否為去就
矧斥逐楛於進退死生良難耳託云半者折衷於朝
夕姑有待也。有待者期必聞道得保首領而歿以憫
祖若父於地下云廬陵羅子理曰秉心制行足侔於
古人死終不朽耳死不朽尋死奚恤哉。今是漢彌半
死豈以三代之下無全人歟期必全而歸之為後死
者勸子有取於半死漢其誠幾於知道者乎。

懶雲生傳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五

浙之東有名郡曰括蒼僅百里為縉雲縉雲又括蒼
勝處揖縉雲之前曰洞天環拱左右聯絡伏迴曰仙
都仙都之下北閭族處無慮千百惟厲氏為著姓仁
齋厲氏之賢者自號懶雲生屬予傳其槩予宿諾焉
未悉生之實故稽其請予留長安也生數過予丐言
以副前請予因詰之曰勤美行也懶豈羨名乎奚自
居而賤焉生曰某家世業醫逮某三世矣某於倉公
扁鵲之術傳之為不誣神農醫藥百家之書誦之為
甚習日採藥縉雲山中與雲同起卧某慕雲出處不
違時卷舒若有道期襲其蔭憑御其氣上太虛謁帝

於清都縱觀十二樓。從龍上下紀官勳。祥用際昌運。時作霖雨以膏朽。澤枯亡何幻變卒。興為白衣為蒼狗。顯晦靡常負初心。馬故歛迹匿影澹慮息。機脫然而謝世。紛矢然而卧林壑。偶栖翼落羽以紓吾疲。儕蟄存晦養以息吾倦。愧不能慰日莫江東之思。太行孤飛之望。氣益耗且惰。又惡能飛揚上下。聯景星儀鳳。絢采煥文。昭瑞太清。而著太平盛治於天下。矧太康無逸。聖經所戒。安敢放肆昏惰。貽誅於特筆。時有利不利耳。予聞生之言。幾於知道者。故次第其語。著為傳。俾瞽古者。憫其志而為取舍云。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六

雪漁傳

雪漁江右安成人。客長安市有年矣。嘉賦詩抗顏為弟子師。尤喜歌白雪詞。從游者皆善歌之。雪漁嗜漁而家不蓄網。罟不具舟楫。弗理策笠。弗備釣餌。涇渭灞澹。距雪漁居。或一舍或四三舍。雪漁足跡未嘗之。涇之渭之澹也。風雨弗漁。晦暝弗漁。漁必微諸天。稽其時曰。可斯漁矣。瑞世莫雪若也。故遇雪輒漁。漁有所獲。非漁也。一日雪大作。雪漁汎掃一室。端坐如泥塑。經史環左右。逾萬軸。時河流不冰。羣籟俱寂。海宇絜無纖埃。雪漁於是。以舟楫資諸心。以網罟寄諸目。

曰簑曰笠。則托之布素。徐操舟而前。不敢肆。遂漁於學海。理弗白。漁於六經。學弗充。漁於諸子。于百家。古今廢興。弗侔。渙於傳於記於史。簡若文。若詠歌。俚弗雅。淳上漁。三代漁。三百篇。次而漁。秦漁。漢漁。魏。晉。漁。唐。漁。宋。齟齬若石。瀨弗漁也。缺逸若斷港。弗漁也。馴而涉通津。凌汗漫。曰瀛洲。在是也。蓬壺。在是也。覲主宰於太清宮。室之美。可縱觀。百官之富。可騁覽。或俛首。或搖尾。或挾屠龍之枝。或操釣鼈之能。求漁弗得。漁者可鑒。戒骨鯁。不自汙者。競漁之。可輔世。可範民。雪漁。竦而起。載潔其舟楫。振其簑笠。洗濯其網罟。進止聽於天。蓋將漁天地之恩。聖人詩書之澤。以瑞於國家。用副其素焉。故自號曰雪漁。屬予傳其實。雪漁姓朱。字子經。云廬陵羅子理曰。任公子一釣而獲六鼈。天下飫其肉。至今猶能膾炙於人。雪漁於漁。無所取。雖百鼈能動其心哉。果能不及其素。以瑞世。則載而傳之。也可既乎。

銘

稍可軒銘

稍可軒者。易君元章之別室也。兵興且厯。紀太和。罹燔蕩。毀撤者。至再。至四。故富家巨室。五屬十連。莽為

丘墟亂定易君卜居於城西得丈室遂自名之曰稍
可君之云可示君之素是足耶殆取其僅可而有所
未既耶抑藏修燕息去此而未見其可耶皆不可知
君嘗過通都歷大邑騁覽乎雄壯縱觀乎巨麗視窮
欄葺屋曾同土直今歸而安於是或庶乎其可矣若
君之感威儀善辭令受知於公相著勞於藩府仕弗
顯其用弗盡其材又若軒之爽朗靚幽堅牢樸雅
鄉先生廖君自強備書之詳記之易君復屬予贊一
言予辭不獲遂賦銘詩一首寘君座右幸不嫌於予
言之蕪衍也銘曰軒曰稍可名曷歟之以固以樸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八

不陋不卑宅厥高明地弗逾丈剪翳薙繁挹清挾曠
左律右圖晨誦莫歌斯曰可矣其如適何惟鼓蝸休
惟埳塹聚物各有適擇可而處鱗次翼翼羣飛渠渠
雕楹飾棟或墜而朱侈大相高曾擬於可不質而華
愧彼瑣瓚棟椽屋壞榛棘載途把茅斗室求可得乎
可貴攸宜靡平靡爽差背錙銖何翅霄壤閤矣大貪
溺汙廢廡可乎若觴肯曰屬饜曷既其可秉心易足
義在與俱行已不辱先正有言容膝易安孔聖奚取
苟美苟完袂禮為門植義為路軒由此階孰云可措
不為利誘不以物遷可焉斯居人誰汝懲弟而克恭

子而克孝斯可為人。不忝於道。可譽匪聲。可頌匪能。可譽可頌。微善曷徵。德可潤身。澤可裕後。中焉允臧。內省不疚。往牒豈欺。當可為時。用無果必。舍無怨咨。可任則仕。可止則止。進退審焉。用歸禮義。無可不可。聖者能焉。反修不倦。庶幾勉旃。我作銘詩。寘君座右。慎操勿渝。可大可久。

德生堂銘

金陵劉德亨以醫聞於四方。而以德生名其堂。傳不云乎。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夫醫貴乎有恒。恒則德生。德亨其有恒者乎。天地之大德曰生。亦以恒而

德安羅先集卷三

九

已。德亨存其心於恒。則堂以德生名也。固宜予聞德亨。攻於醫。精於治療者也。人有疾。無不賴以生活。貧者濟之以藥。不給者賙之。以食。貴與富者。則衛之以和。能報則受之。而不辭。不能則善之。而不讓。不以貴富貧賤異其心。活一人。輒植一松。驗其術。曰。示吾所素。非計功利於人。而術德焉。人賴以生者。頌其德。無異詞。予與德亨相距數千里。頗得其槩於搢紳間。世之以文鳴者。各為傳。若記以張其術。悉其名堂之義。予慕其為人。有董奉朱清之風。故復贊一辭。以述予所聞。并係之以詩云。

天地之德。人稟以生。矧為醫者。敢昧厥靈。醫之存心。有恒斯貴。恒則德生。孰云敢替。維醫於人體。同氣均。疾痛苛癢。舉切吾身。所職匪輕。作人司命。死生係焉。德敢弗敬。好生惡死。人心所同。苟乖枉夭。豈予之衷。一失其恒。中能不異。戾吾德生。愧彼天地。貴富貧賤。罔異乃心。德曰二三。曷副所欽。林林者松。厥生斯茂。德其允臧。庶齊不朽。托物示素。詎計於功。履董之躅。紹宋之風。我作銘詩。置君堂右。德之所生。永昭厥後。

觀物齋銘

鄧公字子新。虹縣人。以開國台輔後。指揮秦王府右。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十

護衛軍。善騎射。晚習將略。於儒書經史百家。靡不讀。讀必究心焉。喜賦詩。趣高邁。不羣。匠辭極工。緻有雅音。於所居第。構別室。日延薦紳大夫士。討論古今。扁之曰觀物齋。物盈天地間。萬有不齊。欲徧觀盡識。難矣哉。理會於心。斯可矣。公有得於此。故名之。東齊士行張先生為文記之。詳矣。予故序其槩。而銘之。銘曰。肇析混沌。厥為鴻荒。陟清抑濁。覆玄載黃。太和弘昭。運行者氣。充溢無垠。橐籥天地。茂馬物生。日溢以蕃。秩秩總總。囿于兩間。高下洪纖。動植飛走。紛乎不伴。孰雕孰鏤。秋霜冬雨。燠寒互乘。播歛靡惑。榮悴可徵。

渾焉襟焉疇合疇析化機邃真誣無彼執倚歟先哲
達哉大觀苟目是寄曷獲其端歛神反躬縱觀于內
湛然靈臺萬彙斯會要知萬者寔一所分一渙而萬
萬歸一原譬諸鑑明無物私照妍媸莫逃亦皆自召
曷鑒於水消潔澄泓不激不撓能一物情何如往聖
視觀無繫不泥於物而揆諸理卓哉人豪武文兼修
假物興觀惟心是求遜志力學益勤廉替聖域廓焉
優躋可企

自省齋銘

廬陵蕭思賢以自省名其齋諸搢紳大夫士咸為記

德安羅先榮集卷三

十一

若序以加勉之思賢能益自勵以不負大人先生之
訓是可嘉尚故為之銘銘曰

大哉聖言垂訓作則見賢思齊以貽來哲賢曷與齊
反修於躬時省不懈迺學之功往牒日披揖彼先正
行已立心曾逾修省孳孳友古循循勉旃靜處動作
日加察焉歛神內觀中焉弗疚驗諸常行歷歷可究
少肆於獨賢者耻之昧焉弗察下愚不移惟愚與賢
才殊質異譬猶與薰敢曰同氣周道坦坦室屋渠渠
左圖右史君子之居君子居之修省無忤勿厭勿忘
庶希先覺

表箋

洪武五年八月初一日進

聖壽表伏以

天開黃道。帝星永正於台躔。雲擁紫宸。

聖壽益高於嵩華。頌聲洋溢。嘉氣協和。欽惟

○○○○文武聖神。聰明睿智。德被生植。倬兩露之

涵濡。功貫古今。配天地之廣大。四方作則。萬福攸同。

其恭貳遠方。敬申賀剗。黃河順安。當三千歲見底之

清丹陛深崇。致萬億年無疆之祝。

東宮箋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十二

帝命夙膺。起青宮於東序。睿齡遐衍。溢紫氣於中

天。遠迓騰。懽生成。蒙惠。敬惟

○○○○繼明遠燭。出震克昌。文武材兼。稽百王之

盛典。仁孝德備。表三善之嘉謨。家國乂安。神人贊

其叨。涖遐郡。遙貢賀箋。教暨朔南。聖治益昭於九

有壽。高嵩嶽。皇圖永固於千秋。

洪武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賀正旦表

伏以春頌鳳曆。布大地之陽和。位正龍飛。啓萬方之

泰運。臣隣翊戴。天地清夷。欽惟

○○○○文武聰明。剛健中正。奠安華夏。大哉戡定。

之功。綏動朔南。美矣躬踐之教。庶民歸極。萬邦作孚。
某職貳郡城。心馳輦轂。立經陳紀。昭聖治於無疆。
獻歲發春。祝皇明於弥永。

中宮箋

伏以天運克昌。啟陽和而交泰。聖心允協。鐘泚氣
以配乾。海宇懽欣。神人襄贊。敬惟

○○○○微柔恭懿。端一誠莊。正率六宮。信母儀之
有則。備全四德。應地道之無疆。君后尊崇。嗣王蕃
衍。某叨涖郡。府遥仰宸京。運啟龍飛。允有禋於治化。
德符麟趾。宜永播於聲詩。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一

東宮箋

伏以雲浮紫氣。啓泰運於東宮。律應青陽。播皇風
於中土。海宇寧謐。玉帛會同。敬惟

○○○○天誕膺。帝心簡在。問安典膳。表仁孝
於夙成。監國撫軍。著文武於燕備。慶延宗社。恩溢寰
區。某叨涖遠方。肅申賀剡。海涵春育。園民物於泰和。
德茂勛崇。配天地之洪化。

說

蕭黃字仲襄說

蕭氏子贊里名士。自省之子也。自省以明經聞於盛

時兵亂死焉。贊甫十五六頗嗜學及寇而求字於薦紳大夫士。兵部子高劉先生字之曰仲襄。今年春子赴南宮。贊侍其表。并父楊起予。借載丐一言以申其說。予聞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則父命之。賓字之。禮也。夫贊幼而名於父。寇而字之於兵部劉先生。似若無戾於禮。亦可謂令乎矣。予豈能漸一言於贊。而不告之乎。書曰。思日贊。贊襄也。釋之者曰。贊助也。襄成也。禹皋陶皆古聖人。皋陶日思贊。助於禹。以成其治。况衆人乎。為贊者欲副其名。與字之實。必慙勉自勵。殆庶幾焉。德思修於身。助必求諸聖賢。學思成於己。助必資於師友。此所以為贊襄之道也。舍是而憤憤自解。專仰資於人。以求不負於先教。不屑於聖言。難矣。贊其勗之哉。

寸草心說

良於為喻者莫良於詩三百篇。篇數詎少哉。風雅頌類析異其名。囿於興。囿於賦。囿於比。非名於詩者弗喻也。此猶喻也。喻焉而詞屬。故興而喻賦。而喻詞非葩者賦。興以并之。出於性情之真。良然其喻善。使人油然而感發。喻惡使人怛然而懲創。未嘗泛不切去人情甚相遠。若棘心喻其衰。蓼莪喻其哀。南陔白華

喻其孝詞逸而音傳於笙。要皆喻之最良者也。詩亡而春秋而戰國。唯孟軻氏稱善喻。其云喻尤長於微。詩故駢邪陳善稽人情最為近。靡不韋以正。先正序其書。謂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信哉言也。是豈膚謏者能喻其喻哉。千百載之下。有曰郊者。孟氏之裔也。以詩鳴於唐。談詩者以其高者出漢魏。至禪名教。有得於六義。又豈盡出三百篇下哉。若寸草若春暉。郊為游子賦託喻也。為人子讀其詩。有不興起其善心。念其親者。蓋親恩以春暉喻。人子心以寸草喻。喻甚切。此類甚不為。春秉發生。暉職烜燭。群彙無巨細。咸困焉。寸至短。草類至微。私其臨照。蒙被其煦育。用滋以蕃。恩曷既哉。人子之於親。猶是也。沐其恩光。昭示無窮。心銘感之。甚長惜短。且微侔於草。持是欲效報。亦難矣。廣信程萬里。喻古道極隆於孝。善稽書尤善學古。篆書留滯關中。念去遠於親。闕養無以喻其心。方寸喻非弟良也。穀種喻非弟善也。喻弟侔於心。猶未喻也。萬里讀郊詩。至遊子吟心。較盡傷不自禁。故特取寸草為心喻。喻榮感。弟克酬於親。矧日就枯落哉。嗚呼。道路阻。萬里去親。歷閱春與暉。不知幾寒暑。幾晨夕矣。親年益延。永心微侔寸草。得不泯。

泯與之同腐。獲竭誠於愛日，亦可少懈矣。此予於萬里心嘉其良於取喻，良於喻古人之所喻也。

文

勸農文代作

聖天子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予以命大夫來宰泰和於茲二年。去年春下車，不一月即召諭農民於郊，勉以力田，戒以賦為經國之資，食為生民之命，勿惰及秋租，令下不待鞭朴，皆先期畢輸。是知爾農之服吾訓也。今維仲春，靈雨既降，率先秉耒，敢弗躬親。故重告為吾農者曰：男耕女織，衣食所關，必勤以服勞。

則逸以自裕，且秋田有租，夏土有稅，歲有定入，民有常輸，兼以夫里布帛之征，土木攻戰之具，悉仰土田以給於上，力作尚恩，弗堪而農，詎可怠乎？使歲一不登，則民有餒色，公家之賦曷供？所需少或有逋，法不容貸，故予不厭再四，誨爾農民，為男務耕，為女工織，無好爭訟，無學賭博，無尚鬪狠，無作盜賊，無肆惡凌善，無恃富吞貧，為父慈，為子孝，兄愛弟恭，患難相周，恤疾病相扶持，宗媯鄰里必相和睦，出入守望必相友助。如此則變澆薄為淳厚之風矣。其有戾吾教言，以惑衆庶，不勤四體，游食於民矧，國有憲章，必寘

之諸法謹勿視為虛文具以速于辜宜各悉心勗哉
母息

勸農文

古者春月元日天子祈穀於上帝擇元辰親載耒
耜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籍帝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遂勅田畷舍于東郊命布農事其
可輕乎哉予服命滋茲三載屢致勸言以申
國典今二月既望用循故常重加勸諭上而

天子次而三公又次而卿諸侯大夫莫不敦本抑末
賤滛貴實曰力田為生之本也粒食為民立命也躬

德安羅先生文集卷三

十七

其率先俾農知務矧甲兵錢穀悉出於田月積歲增
有加無損男曰墾闢所當先也女曰蠶桑烏可後乎
男女相資朝夕相勉播植樹藝不失乎地利饁餉蠶
織不怠乎人為賦歛有經而吾之入可供也力役有
時而吾之任可勝也家用平康物無疵癘敦本者之
明效也若曰委棄農畝而逐什一捐其機杼而事嬉
嬉所蓄不足以供徵輸所養不足以副將作凍餒迫
身逋負無措鮮有不罹于法不逮於辜者矣逐末者
之通患也予嘗誨之以孝弟忠信示之以勤惰利害
復著上下本末而曉告之為吾農者必孝弟必忠信

必勤勵敦本庶不負

聖明之盛典以副吾之所勸也

跋

題蕭介詩卷

蕭介受學於鄧彥高其賦詩酷似之或人讀其詩者
竊哂之曰是學鄧者也鄧之學所最崇尚者雅若騷
次而及漢魏又次而晉而六朝而盛唐諸大家靡不
學而究心焉每賦一詩人必曰彼學某者也似某者
也未嘗不膾炙人口不知或人之所哂者以鄧之學
未正歟抑介之學有未至歟介其勗之進士楊自立
既序之詳矣予奚容贅予知夫介必不以或人之哂
而叛彥高也

題終南宦遊圖

天台王本道為塾屋貳令陳子都作終南宦遊圖極
為精緻子都泰和儒家子以明經貢天官來佐塾屋
終南壞絳塾屋為甚迹地靈所鍾名勝所集天下後
世莫不聞子都下車兩閱月出入戴星寢食靡豫應
接逢迎無晷刻暇奚暇於遊乎吾知子都所事於遊
者民隱慮不能周知習俗愆不盡厚廉詢密察逮於
幽遐圖治報功以副宸念殆非肥遁長往忘世逃

名甘與草木同朽腐而寧乎遊者也其視假為捷徑苟竊自逸者固不可圖語然則是圖也寓周書無逸之戒俾覽之者知所以自警云

題九思圖

畫史繪九鷺託聖訓以求重題之曰九思聖人立言教垂萬世道巨與天侔豈一枝羽虫微類能喻鷺鷥潔無纖疵進止必以序不少紊苟與其潔也序進而立於朝有足羽儀誠可嘉必近數而附會之則陋矣

題謬作後

謬作一帙嘗煩文雍蔣兄書今赴涼州以文雍喜於談古學故贈之若工拙取舍皆不可知惟文雍與同志者鑒之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上澣日里友羅子理書

右先祖德安府君詩文總若干篇蓋先孝晚翠先生之所編輯太師楊文貞公親為校正而殘闕者別錄俟博訪訂補先孝存時嘗以授昇而復誨諭曰爾祖平生撰著家多第中遭變故遺三散逸特此僅存什一於千百文貞公作傳評之詳脩爾子子孫孫珍藏毋忽力或有餘而鋟梓必取傳冠諸篇端昇謹識之不忘比歲洗馬嫠環屬詩于方伯周鍾刊置東廣惜多魚豕舛錯昇茲以餘杭教諭歸休益竊慨念先孝之志尚未攸終殆過紹興命長兒教授辟將詩文各

德安羅先生詩文集

一

釐卷為三重加繕寫募匠通併鋟梓庶幾以謝先孝於地下而少違昇不知不傳之罪若謂假是欲顯揚先烈則昇豈敢

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九月朔嗣孫昇謹書

紈帑時從先大人令閩一日挈右集授紈曰先
世唯德安公謨著最富是集蓋千百十一爾餘
杭公手錄之安慶公教授紹興時梓行之今讀
其書慨然想見其為人且諸名公序傳若贊班
班具在充豈致鏡始末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小子念哉紈敬受朝夕盥誦恍若對越罔敢
時刻去座右也何家罹鬱允集板煨燼於乎先
人之命在耳先世之澤可遞斬耶謹奉所存本
續梓之命仲子夢禹校讎增入附錄一卷因述
先大人諭紈不諭諸子姓俾知紈生平斤斤檢

德安羅先壽詩文跋

三

過為辱先世者夫有所受之也 昔

隆慶四年庚午季夏既望來孫紈百拜敬跋

右先曾祖德安府君遺詩一帙諸體畧備總若
千首嗚呼曾祖存日所賦不止於此遭變故來
存十一于千百又多掇拾于家藏故紙及鄉邑
斯文舊家所收墨蹟先考編修府君手自編錄
以成此帙別有遺文二帙太師楊文貞公嘗親
為校正手澤尚存璟後續得數首遂重錄此本
與弟紹興府學教授壁同加對勘釐為八卷不
填卷尾者俟續得而增入也曾祖平生大行具
文貞公所為傳因取冠于篇端其他諸老先生
及名士大夫為曾祖有述者並附錄遺文之後

德安先詩文跋

二

用藏於家丙辰我後入廣東方伯萬安周公嘗
守德安知先曾祖之有遺愛在人也一見許以
梓行以遐璟不知不傳之罪茲非大幸歟謹識
歲月于時

成化十二年丙申歲九月九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同脩

國史 經筵官孝曾孫璟謹識

1612

104
50000

